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第六十九集

辛 安 驛

胭脂判







京剧艺术

第六十九集

北京市戏曲指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六十九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4 2/16 • 插頁：2 • 字數：90,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册

統一書号：10071·398

定价：（7）0.38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劇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審、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目 录

辛安驿·····	1
胭脂判·····	39



辛 安 驛

趙德普藏本



提 要

明朝，趙景龍探親，結識廬山楊勝。
白亭誣其通寇，趙父被拘。

丫鬟羅雁，女扮男裝，假景龍之名，
隨護趙妹美容尋兄，止宿辛安驛黑店，誤
飲葯酒昏迷。店女周鳳英覲羅俊秀，復救
之活，強迫成親。洞房之夕，羅露真相，
始知誤會，同奔廬山。不意景龍既被鳳英
大敗，美容又為楊勝所擒，山寨之上，兄
妹相會。鳳英終配景龍，美容亦許楊勝。

第 一 場

〔四英雄上〕

英雄甲 (念) 兄弟結义在山崗，

英雄乙 一身武艺誰敢当！

英雄丙 每日下山去掠搶，

英雄丁 亞賽森罗五閻王！

英雄甲 諸位賢弟請了！

英雄乙 請了！

英雄丙 請了！

英雄丁

英雄甲 寨主下山，命你我看守山寨。远远望見寨主來也。

楊 勝 (內) 众嘍兵！

四嘍兵 (內) 有。

楊 勝 (內) 回山！

四嘍兵 (內) 啊！

〔牌子。四嘍兵引楊勝上〕

四英雄 大哥！

楊 勝 賢弟！

四英雄 請！

楊 勝 請！

〔楊勝、四英雄同進，坐介〕

四英雄 大哥下山，劫得多少財寶？

楊 勝 愚兄不曾劫得財寶，却結識了一位英雄。

四英雄 是哪位英雄？

楊 胜 方才愚兄下山，放起响箭，正要劫夺客商，不想道旁閃出一位少年，与愚兄战了一百余合，不分胜败。愚兄爱他武艺，他爱愚兄刀法，兩不交鋒。愚兄約他上山，豈不結識了一位英雄！

四英雄 可曾問过他的姓名？

楊 胜 这倒不曾問过。

四英雄 此人今在何处？

楊 胜 已随愚兄上山。

四英雄 請来我等相見。

楊 胜 有請壯士！

〔赵和、赵景龙上〕

赵景龙 豪杰志量广，英雄世無双。

楊 胜 壯士到了，請坐！

赵景龙 謝坐！

楊 胜 方才下山，不曾問过壯士高名大姓？

赵景龙 小弟赵景龙，乃兵部赵公之子。請問寨主尊姓？

楊 胜 小弟楊胜。先父楊俊，曾为大同总鎮。只因奸佞專权，全家遭害，为此来在这廬山落草。

赵景龙 原来也是宦門，失敬了！

楊 胜 豈敢！公子今欲何往？

赵景龙 奉我父之命，从湖北探亲回家。

楊 胜 我看公子武艺超群，有意結为金蘭，不知尊意如何？

赵景龙 既蒙不弃，怎敢推辞。但不知貴庚几何？

楊 胜 某今年二十有一。

赵景龙 小弟今年二十二岁。

楊 胜 如此，你是兄長。香案伺候！

〔嘯兵排齊案，楊勝、趙景龍同拜介〕

趙景龍（唱）自古英雄惜好漢，

楊勝（唱）你我結拜似桃園。

趙景龍（唱）我比伍員威名顯，

楊勝（唱）我比展昭武藝全。

〔楊勝、趙景龍拜畢，同坐介〕

楊勝請大哥在此多住几日。

趙景龍只恐我父惦念。

楊勝大哥何不修書一封，使尊差先回？

趙景龍愚兄告便。

楊勝請！

趙景龍（背供介）且住！我看此人十分英雄，不免稟知我父，招他歸順朝廷，可得一員能將。（向楊勝）愚兄依你就是。溶墨！

〔嘯兵溶墨介，趙景龍修書介〕

趙景龍趙和，帶書信回京，我隨後就到。

趙和是。（下）

楊勝后面備酒，與大哥同飲！

趙景龍請！

〔同下〕

第 二 場

〔趙和醉上〕

趙和 不喝黃酒心不跳，人生戒酒最為高。

在下、趙和的便是。奉了老爺之命，跟着少爺從湖北探親回來，路過廬山，山上有個大王叫楊勝，跟我們少爺拜了把子啦。大王留下少爺多住幾天，打

發我回京，先給老爺送信。我到了京里，遇見了朋友，喝了几杯，有点醉啦，不免回府交代这封書信。

〔幕內鳴鑼〕

赵 和 那旁鳴鑼开道，是官府来啦。我得快走，叫他們拿住，搜出这封結交山寇的信可就糟啦！（跑介，丟書信介，跑下）

第 三 場

〔四校尉引石亨上〕

石 亨 眉头一皺計千条，設計杀人不用刀。

老夫、石亨。明室为臣，官居九門总帅。今奉聖命，盤查奸宄。方才見一人，神色張皇，定是奸細。校尉的！

四校尉 有。

石 亨 將他抓来！

四校尉 啊！

〔四校尉抓人不得，檢書信介〕

校尉甲 啓帅爷：那人不知去向，拾得書信一封。

石 亨 呈上来。

〔校尉呈書信，石亨看介〕

石 亨 原来赵荣老兒結交叛逆。乘此机会，參他一本。校尉的！

四校尉 有。

石 亨 打道上朝！

四校尉 啊！

〔众圓場，石亨跪介〕

石 亨 臣、石亨見駕，吾皇万岁！

天順帝 （內）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石 亨 只因赵荣呵！（牌子）
天順帝 （內）替孤傳旨：赵荣上殿！
石 亨 領旨！万岁有旨：赵荣上殿！
赵 荣 （內）領旨！（上）
忽听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臣、赵荣見駕，吾皇万岁！
天順帝 （內）你子赵景龙勾結叛逆，謀篡国家。將赵荣拿禁
天牢，命石亨抄查赵氏，下殿！
赵 荣 罢了啊罢了！（牌子）石亨，你为何謀害于我？
石 亨 有你兒亲笔書信，誰来害你！校尉的！
四校尉 有。
石 亨 將他拿下天牢！
四校尉 啊！（二校尉拿赵荣下）
石 亨 打道赵府！
二校尉 啊！
（同下）

第 四 場

〔赵美容上〕

赵美容 （引）閨門嬌养，謹守蘭房。
奴家、赵美容。爹爹赵荣，官拜兵部尙書。母亲早
亡。兄長景龙，往湖北探亲去了。今日心中煩悶，
不免將罗雁喚出，叙談叙談。罗雁哪里？

〔罗雁上〕

罗 雁 滿身精武艺，巾幗也鬚眉
參見小姐！
赵美容 罢了。

罗 雁 喚我出来，有何吩咐？

赵美容 今日我心中煩悶，喚你出来我們想个解悶之法。

罗 雁 等老爷下朝，再做計較。

〔赵和上〕

赵 和 到了府里，我的酒也醒啦。叩見小姐！

赵美容 公子回来了么？

赵 和 少爷在廬山跟个山大王拜了把兄弟啦。打發我回家，有書信在此。（取書信介）哎呀，我的信往哪兒去啦！

〔院子上〕

院 子 啓稟小姐：老爷不知何事，拿禁天牢。石亨帶領校尉，抄查我府！

赵美容 知道了，再去打探！

院 子 是。（下）

赵美容 罗雁，老爷拿禁天牢，又要抄查我府，这便如何是好？

罗 雁 不如逃往廬山，寻着公子，再作道理。

赵美容 怎奈不識路徑！

赵 和 我認識。

赵美容 如此，改扮起来！

〔众換衣介〕

赵美容 （唱）这才是大禍从天降，

罗 雁 （唱）奸佞專权害忠良。

赵美容 （唱）主僕出門把路上，

〔幕內呐喊声〕

罗 雁 （唱）又見官兵似虎狼。

小姐，你看許多官兵，定是抄拿我們。不可被他們看見。随我来！

〔罗雁拉赵美容下，赵和随下〕

第五場

〔四校尉引石亨上〕

石 亨 校尉的！兩廂搜来！

四校尉 啊！（搜介）

校尉甲 閩府空無一人。

石 亨 起过了。且住！閩府無人，不免將府門封查，奏明
聖上。校尉的，回朝交旨！

四校尉 啊！

〔同下〕

第六場

赵美容 （內）走哇！

〔罗雁、赵美容、赵和上，編辮子〕

赵美容 （唱）滔天大禍从天降，

一家大小遭禍殃。

老爹爹天牢受屈枉，

主僕們避难走他乡。

赵和引路廬山往，（扫头）

〔起風，吹罗雁下〕

赵美容 罗雁！罗雁！

〔赵和拉赵美容下〕

第七場

罗 雁 （內唱）

与小姐在中途被風吹散，（上）

到处寻無踪影所为何般？

唉！想我罗雁，保护小姐逃出門来，不想中途被風吹散。寻了多时，不見小姐踪影，这可怎么好哇！
(看介)看那旁有一松林，也許小姐在里面避風。不免到林內寻訪便了！(F)

第 八 場

(赵和、赵美容上)

赵美容 (唱)打破玉籠飞彩鳳，
頓开金鎖走蛟龙。

啊赵和，为何不走？

赵 和 唉，不是我不走，我的小姐，自从与罗雁在中途被風冲散，她也沒影啦，就剩你我二人啦，走在路上，多不方便哪！

赵美容 这是怎么講話？

赵 和 什么怎么講話！你瞧你的年紀，我的岁数，也挺般配的。咱們倆做个小两口兒，你看好不好？

赵美容 狗才！

赵 和 誰叫狗踩啦？

赵美容 你不要胡言！

赵 和 什么胡言哪？你看見了沒有，我这兒有这个(指刀介)，你答应我的亲事便罢；若是不答应，你可知道我的厉害？

赵美容 你这样無礼，我要喊叫！

赵 和 你叫？你叫，我宰了你！

赵美容 救人哪！救人哪！(跑介)

赵 和 你哪兒跑！

〔赵和道赵美容介，罗雁上，杀赵和介〕

赵美容 多謝恩人搭救！

罗 雁 小姐不必啼哭，丫鬟罗雁在此。

赵美容 啊罗雁，你打哪道而来？

罗 雁 小姐有所不知，你我中途被風吹散，是我沿路打听小姐，并無踪影。今日行至此間，听得有喊救之声，不想这賊欺犯小姐，因此我將他杀死。也是事逢凑巧，該咱們見面啦。

赵美容 你我俱是女孩人家，中途路上，只恐受人欺侮。

罗 雁 小姐但放寬心。是我幼年，舅父傳授一身武艺。包袱內現有公子衣帽，待我改扮男裝，保护小姐投奔廬山，料然無事。

赵美容 如此甚好。你我速到松林改扮便了！

（唱）松林之內乔改扮，

罗 雁 （唱）主僕一同奔廬山。

〔同下〕

第 九 場

〔周鳳英上〕

周鳳英 （唱）奴本是閨中女紅顏綠鬢，
却为何落江湖身在綠林？
这几日悶懨懨容顏瘦損，
满怀中心腹事难对人云。

我、周鳳英。淮陽人氏。爹爹周朔，乃是綠林俠客，不幸早亡。母亲李氏，膝下無兒，只生我一人。是我自幼从父練成全身武艺。母女二人在这辛安驛开了一座店房，安寓客商。遇有那賊官惡霸，土豪劣

紳，定要傷他的性命，取了他那不義之財。我想這究竟不是長久之計。哎呀母親，你只圖這不義之財，可把女兒終身大事就置之度外，難道叫女兒就這樣度此一生不成么？

(唱)我的娘她忘記女生外姓，

女已交十九歲待字閨門。

這幾日得了這傷春病症，

[周母暗上]

周 母 哎！

周鳳英 (唱)却原來母親到兒夫出迎。

母親萬福！

周 母 坐下！坐下！

周鳳英 告坐！

周 母 孩子，這兩天你怎么這麼迷迷糊糊的？你有什么心事吧？

周鳳英 女兒這几日心中恍惚，不知是何緣故。

周 母 媽媽我明白啦，不用說，你想你爹啦？

周鳳英 想父女之情，焉有不想念的道理！

周 母 別想他啦，還有媽媽我哪。

周鳳英 兒豈不知至親莫過母女，只是女兒年已長成，只恐承歡日少，因有許多言語，要向母親商議。

周 母 哎呀！有什么話，只管說呀！只要你說出來，母親一定依着你的。

周鳳英 只恐母親不肯。

周 母 你說出來，媽媽我一定依你的。

周鳳英 我滿懷心事，從哪里說起！

周 母 那你要不說呀，干脆，咱們打起精神做買賣吧！

周鳳英 唉！那伤天害理的买卖不做也罢。

周 母 不做这买卖，咱们怎么度日啊？

周鳳英 想天下店房甚多，若都似我家，豈不早已断絕行人啦！

周 母 依你怎么样哪？

周鳳英 依女兒看来，不可如此做法。

周 母 噢！进店来不問賢愚，一般看待，对不对？

周鳳英 不是的。江湖上都道此处有了女强盜。女兒未出閨門，若被外人知道，日后怎样做人？

周 母 你說的也对。你出个主意，媽媽我听听。

周鳳英 母亲还是不明白？

周 母 本来我糊里糊塗嘛！

周鳳英 唉！母亲一定叫我做这买卖，有三样人不能杀害。

周 母 哪三样人？

周鳳英 第一是游方僧道。

周 母 不錯，僧道出家人，本来我就沒害过。第二样哪？

周鳳英 第二是江湖艺人。

周 母 不錯，江湖艺人，卖艺糊口，也是受辛苦的人，也沒有什么油水，我也沒害过。这第三样哪？

周鳳英 有那……

周 母 什么呀？

周鳳英 有那少年書生，也是不杀的好。

周 母 少年書生，比那游方僧道、江湖艺人大不同啦。为什么也不杀哪？

周鳳英 我想那青年男子，正在有为，若是杀死，豈不有伤天理？

周 母 說的也对，媽媽我都依你。你到后面歇会兒，有住

店的来，你听我的招呼吧。

周鳳英 遵命。正是：綠林也要存忠厚，方是行俠仗义人。(下)

周 母 我姑娘后面預备去啦，我不免將招牌挂起。(挂招牌介，身段)

(念)急挂招牌，

急挂招牌，

忙把店門开；

暗藏机密，

倒霉的前来！

招牌挂好啦，待我吆喝一声。呀呸！有住店的这兒来，辛安驛又开了張啦！(下)

第 十 場

赵美容 (內唱)

小罗雁改扮了男人模样，

[赵美容、罗雁男裝上]

罗 雁 小姐等着！

赵美容 (唱)一霎时女孩兒变了男裝。

罗 雁 小姐，您看扮的像不像？

赵美容 扮的倒像，只是走路不像男子的样兒。

罗 雁 本来我哪会男子的走法！

赵美容 待我教导于你。

罗 雁 您教給我。

赵美容 男子行走，必須要这样走。(身段介)

罗 雁 我来一回您瞧瞧。男子行走，必須要这样走。(身段介)

赵美容 不对。

罗 雁 不对再来。男子行走，必須要这样走。(身段介)

赵美容 对了。

罗 雁 小姐，中途路上有人盤問，咱們可怎么称呼哇？

赵美容 你我“夫妻”相称。

罗 雁 这可使不得。

赵美容 有了，你我“兄妹”相称也就是了。

罗 雁 好，咱們演習演習。

赵美容 啊，那旁敢是哥哥？

罗 雁 那旁敢是小姐？

赵美容 唉，不对。

罗 雁 哟，怎么不对呀？

赵美容 要叫“小妹”。

罗 雁 噢，“小妹”。咱們再来。

赵美容 啊，那旁敢是哥哥？

罗 雁 那旁敢是小……

赵美容 小妹。

罗 雁 噢，小妹！

赵美容 請啊！（笑介）

赵美容 （唱）咱二人在中途莫要久站，
但願得平安的早到廬山。

罗 雁 小姐呀！

（唱）小姐但把寬心放，
罗雁保护料無妨。
甩开大步朝前闖，
猛抬头又只見一座店房。

啊賢妹，看天色已晚，你我在此安歇一宵；明日早行。

赵美容 就依兄長。

罗 雁 啊店家!

周 母 (内)啊哈! (上)

高挂一盏灯, 安歇四方人。

罗 雁 噢, 原来是位媽媽!

周 母 二位住店嗎?

罗 雁 正是。可有上房?

周 母 有上房。随我来。

罗 雁 帶路!

(周母引赵美容、罗雁同进介)

周 母 二位請坐! 用些什么?

罗 雁 酒飯前途用过, 只用孤灯一盏。

周 母 是。(取灯介)灯到。

罗 雁 放下。

周 母 我給你們二位相相面吧。

罗 雁 噢, 媽媽, 你会相面么?

周 母 我看你們倆不是夫妻, 定是兄妹。

罗 雁 哦, 不錯, 我們是兄妹二人。

周 母 你看我的眼力怎么样?

罗 雁 媽媽好眼力。

周 母 你們吃什么不吃啦?

罗 雁 方才言过, 酒飯前途用过。

周 母 噢, 飯吃过啦, 喝点兒酒好不好哇?

罗 雁 这个!

赵美容 不会飲酒。

周 母 你瞧, 剛才他說酒飯前途用过, 你說他不会喝酒。

我告訴你們, 喝我的酒可是有便宜。

罗 雁 吃媽媽的酒, 有什么便宜?

周 母 我奉送，不要錢。

罗 雁 噢，吃媽媽的酒不要錢？

周 母 对啦，不要錢。

罗 雁 如此，我就扰上媽媽几杯。

周 母 好，我給你端去。（出門介）年輕輕的，出門就想占便宜！自己也不想想，占便宜可受了害啦。（取酒下药，进门）来，来，来，我給你斟个盅兒，你喝个“当朝一品”。

罗 雁 哦，“当朝一品”。媽媽請！

周 母 再喝“和合二仙”。

罗 雁 哦，“和合二仙”。

周 母 你再来个“連中三元”。

罗 雁 哦，“連中三元”。

赵美容 啊，哥哥，少飲些吧。

周 母 不要紧的，他有酒量。干脆，你来个“長流水”吧。

（罗雁喝酒，醉介）

周 母 哟，他怎么不喝啦？

赵美容 他吃醉了。

周 母 你們走得挺累的，你也喝一盅兒吧。

赵美容 我不会飲酒。

周 母 你少喝一点兒，怕什么！

赵美容 我不会。

周 母 来来来，你少喝一点兒。

赵美容 呃，我不会！

周 母 不会不会吧，你瞪什么眼哪？天不早啦，睡覺吧，可小心点兒！

赵美容 小心什么？

周 母 小心灯火!

赵美容 知道了。(碰介)

周 母 (出四介)安排好啦，我招呼一声。呀呔！姑娘听着：前店来了两只羊，一只公羊，一只母羊，公羊受縛綁，母羊不受縛綁。不論男女，杀上一个，媽媽我好大祭財神！(下)

(起南阮)

周鳳英 (内)啊咳！(男裝、持刀上)

(唱)适才問我的娘对我来講，

这店中住下了一男一女二客商。

那公羊上了我的綁，

那母羊不上綁所为哪一椿？

身背着鋼刀把前店往，

我杀了他一刀一个、个个刀刀、命喪無常。

来至在小房我就用目来观望，

(摸門，進門，上桌举刀介)

(赵美容惊哭介)

赵美容 (唱)跪在塵埃泪兩行。

我与你一無仇二無冤枉，

大王爷呀！

却因何要杀我所为哪椿？

周鳳英 呔！这一女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誰？大王爷宝刀虽快呀，不杀你这無名之輩。講！

赵美容 大王爷莫非要送我还家么？

周鳳英 呔！哪一个送你还家？俺要送你命喪無常！

赵美容 (唱)我与你一無仇二無怨恨，

苦苦的要杀我所为何情！

周鳳英 呔！这一女子，我看你哭的可憐，你且站、站、站起来！

赵美容 謝大王！

周鳳英 啊，往日大王宝刀疾快，今日为何手顫心軟？呔！上面那是你什么人？

赵美容 那是我的哥哥。

周鳳英 他为何不来搭話？

赵美容 他吃醉了。

周鳳英 什么，什么？

赵美容 他吃醉了。

周鳳英 大王爷出世以来，未見過什么吃醉的，待俺看看这个吃醉的。靠后！下站！嗯！

赵美容 哥哥醒来！哥哥醒来！

周鳳英 呔！靠后！下站！嗯！待俺看看这个吃醉的。哎呀，妙哇！

（唱南梆子）

見此人他生得十分俊雅，
不由人笑盈盈臉似紅霞。
适才問我行魯莽休要害怕，
我与你要做个吳越一家。

周鳳英 呔！（改女装、笑下）

赵美容 送大王！呀！

（唱）适才問使鋼刀將我来吓，
一霎时又变个美貌嬌娃。

〔周母上〕

周 母 哟！小姐起来啦。他怎么啦？

赵美容 他吃醉了。

周 母 吃醉啦？不要紧的，我会治，等一等。（取水噴介）一口水就得。

罗 雁 啊賢妹，我怎么样了？

赵美容 你吃醉了。还不謝过媽媽！

罗 雁 多謝媽媽，好高酒！

周 母 不用謝啦。喝我的酒哇，真是遇見头一个道謝的。

罗 雁 媽媽請坐！

周 母 坐着，坐着。請問相公姓甚名誰，因何至此？

罗 雁 媽媽容禀！

（唱）未曾开言兩泪淋，

尊声媽媽听分明：

赵解元景龙我名姓，

路見不平打伤人。

我父为我遭陷阱，

黑夜里我兄妹逃出家門。

周 母 哦，原来是赵公子、赵小姐，失敬呀！

赵美容 豈敢！

周 母 我婆兒有一言，不好啓齿。

罗 雁 媽媽有話，請講当面。

周 母 老身李氏，配夫周朔，不幸去世。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名喚鳳英，今年一十九岁。我有心許配相公，不知意下如何？

罗 雁 这……啊媽媽說哪里話来？我父亲在監中受罪，我在此招亲，豈不落一不孝之名？使不得！

周 母 嗨，你怎么这么糊涂！你爹爹他受他的罪，你招你

的亲，那有什么使不得？使得！

罗 雁 使不得。

周 母 从得！

赵美容 从不得。

周 母 你怎么也跟着捣乱哪？哟，他不答应，这是什么意思？（想介）哦，我明白啦，他净瞧我出来进去的啦，他没瞧见我们姑娘哪。有咧，我把我们姑娘叫出来，叫他瞧瞧，一瞧，他就顾了意啦。嗯，我就是这个主意。姑娘快来！

周鳳英 （内）来啦！（上）

周 母 你忙什么，你蒙着盖头干什么去呀？

周鳳英 媽呀，我拜天地去呀。

周 母 跟誰呀？

周鳳英 跟那相公。

周 母 人家不要你！

周鳳英 媽媽沒跟人家說呀？

周 母 我跟他說啦，他不要你呀！

周鳳英 媽，你要是跟他說，他不能够不要我呀！

周 母 我跟他說啦，他不要！

周鳳英 媽呀，他当真不要？

周 母 当真不要！

周鳳英 果然不要？

周 母 果然不要！

周鳳英 媽媽看刀！

周 母 要刀干嘛？

周鳳英 他不要我，我把他給杀啦！

周 母 我没听说过，挺大姑娘拿刀找女婿的。

周鳳英 那您說怎麼辦哪？

周 母 把你叫出來，跟他見個禮兒。他瞧你長的好看，就許願意啦。

周鳳英 您就說，見我的禮到啦。

周 母 你等着，我給你言語一聲去。（向趙美容）趙小姐請過來！

趙美容 媽媽何事？

周 母 我們姑娘要跟你哥哥見個禮兒。

趙美容 不從親事，見的什麼禮呀？

周 母 你說說去，見個禮兒也不要緊哪。

趙美容 啊哥哥，那姑娘要與哥哥見個禮兒。

羅 雁 不從親事，見的什麼禮呀？

趙美容 你與他糊里糊塗見個禮兒也就完了。

羅 雁 你就說哥哥禮到。

趙美容 我哥哥禮到。

周 母 我們這兒也現成。

趙美容 什麼？

周 母 禮呀！來，來，來，過來見見。

周鳳英 相公，我們這兒有禮啦！

羅 雁 這廂有禮！（拜介）

〔趙美容拉羅雁作揖介〕

羅 雁 這廂有禮！

周 母 通！通！通！

周鳳英 媽，您怎麼啦？

周 母 你沒瞧見哪？你給他見禮，他先拜拜，后又作揖，這是什麼禮呀？

周鳳英 媽呀，他一見我，他也糊塗啦。我們是怎麼施禮，

怎么对劲。

周 母 对！你们年轻的怎么施礼，怎么对劲。像我老梆子，是怎么施礼，怎么不对劲。

周鳳英 媽呀，剛才的亲事，您給我提了嗎？

周 母 我跟他提啦。你別瞧不起他，他是個武解元哪。

周鳳英 怎么他是解元？好極啦，兒要與他比武。

周 母 什么叫“比武”哇？

周鳳英 就是扎槍。

周 母 你后头收拾去。

周鳳英 媽媽等着，兒打扮去啦。(F)

周 母 赵小姐請过来！

赵美容 媽媽何事？

周 母 我們姑娘要跟你哥哥比比武。

赵美容 什么叫“比武”？

周 母 就是扎槍。

赵美容 我哥哥他不会。

周 母 他头帶武生巾，不用說是武解元，能不会比武？你說說去。淨你在当間搗乱啦！

赵美容 啊哥哥，那姑娘要与哥哥比武。

罗 雁 什么叫“比武”？

赵美容 就是扎槍。

罗 雁 啊媽媽，你要扎槍？

周 母 我不扎槍，我們姑娘要跟你扎槍。

罗 雁 扎槍就扎槍。(F)

赵美容 啊媽媽，我哥哥他不会。

周 母 我說你搗什么乱哪！人家說会，你說不会！那边站会兒，留神碰着，姑娘，扎槍上来！

〔周鳳英、羅雁上，比武介，下〕

周 母 来来来，赵小姐，你瞧这郎才女貌，够多好哇！告诉你哥哥，打扮打扮，待会儿要拜天地啦。

赵美容 媽媽使不得！

周 母 使得！

赵美容 使不得！

周 母 使得！

赵美容 我哥哥他——

周 母 他怎么着？

赵美容 媽媽你真真糊塗！

周 母 你媽媽才糊塗哪！你后头歇会儿去吧！

赵美容 这是哪里說起！（下）

周 母 哎呀慢着！我一个人也办不了这事，这怎么好哇？有咧，我去找何四叔去，把他請来，給擇个日子。就是这个主意。（圓場）兄弟在家嗎？

何四叔 （內）啊哈！（上）

（念）陰陽陰陽，

專走四方，

有人找我，

不是出殯、就是下葬。

周 母 你瞧喪不喪！

何四叔 誰呀？

周 母 是我。

何四叔 啊，嫂子，請家里坐。

周 母 坐着，坐着。

何四叔 嫂子你好哇？

周 母 我好。兄弟你好哇？

何四叔 我也好。嫂子，今兒个哪陣風把您給刮到我这来啦？

周 母 一来瞧瞧你；二来找你有点事情。

何四叔 什么事啊？

周 母 你知道嫂子那个店哪……

何四叔 哦，讓火燒啦？

周 母 什么燒啦？昨天晚上来了一男一女。

何四叔 死在这兒啦？

周 母 什么死在这兒啦！你怎么淨說喪話？你知道我們姑娘……

何四叔 不用說啦，我知道啦，准是跟人家跑啦。

周 母 我說你是怎么回事呀？淨胡說八道！你是讓我說話不讓啊？

何四叔 不是不讓你說話，你这么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周 母 噯，你別搞亂，听我跟你說說。昨天晚上我店里来了一男一女，乃是兄妹。我看这男的倒挺好的。我想你那个侄女也老大不小的啦。我有心把姑娘許配他，做个招門納婿，兒婿兩当。我找兄弟你来，你給擇个日子。没什么說的，帮嫂子个忙吧！

何四叔 不行，不行，今兒个我沒工夫。

周 母 你有什么事啊？

何四叔 这有一家等着我下葬哪。

周 母 你上我那兒去，一会兒就回来。

何四叔 不成，不成，去不了！去不了！

周 母 兄弟你不肯去，我明白啦。

何四叔 明白什么呀？

周 母 我們老头子死的时候，兄弟忙前忙后，我缺你个情

兒哪。兄弟挑我的眼啦，是不是？

何四叔 你还提哪，大哥死后忙了好些日子，我一个小錢兒也沒見你的。

周 母 兄弟你丑出来倒好。这回你帮着嫂子忙合完啦，我准不給你小錢。

何四叔 我准不要你小錢。

周 母 就这么办啦。

何四叔 等着，我拿包袱走哇，（东包袱介，我把門帶上。（帶門介）走！

（唱）

周 母 到啦。請坐！請坐！

何四叔 坐着。

周 母 你等一等，我把姑爷叫出来，給你見見，赵小姐快来！

（赵美容上）

赵美容 媽媽何事？

周 母 你哥哥哪？

赵美容 現在后面。

周 母 你把他叫出来

赵美容 哥哥快来！

（罗雁上）

罗 雁 寶妹何事？

赵美容 媽媽喚你。

罗 雁 媽媽何事？

周 母 来吧，給你見見。

罗 雁 啊丈人！

何四叔 还礼还礼

周 母 嗨，这是街坊

罗 雁 哦，街坊家丈人。

周 母 你下去吧！

〔罗雁下〕

何四叔 嫂子，你將就点吧。

周 母 我不能將就。坐着，坐着。兄弟你瞧錯不錯吧？

何四叔 不錯。

周 母 你給擇个日子吧。

何四叔 等我查一查。

(念)一进门来悶憂憂，

十人見了九人愁，

天也怕，地也愁。

一不忘，百不忘，

这兒就是塊吉地。

就在这兒下葬吧。

周 母 嗨！嗨！什么这兒下葬啊？我們这兒是喜事。

何四叔 我知道你这是“死”事。

周 母 兄弟，我找你擇个日子。

何四叔 我擇的不錯呀。

周 母 我是聘姑娘。

何四叔 哦，聘姑娘啊！我給弄到下葬去啦。

周 母 这是哪兒的事情！你仔細擇擇吧！

何四叔 好，我給你擇擇吧。(念)丁日丁卯，今兒个就好。

周 母 今兒个就好？这巧極啦。兄弟你受个累，贊个礼兒，
我攙姑娘去。赵小姐，叫你哥哥准备拜堂啊！

〔周母、赵美容分下〕

何四叔 伏以：

一塊沉香木，

雕刻——馬鞍；

新人往上跨，

步步保平安。

动乐！撿新人！

〔吹打。赵美容捧罗雁、周母捧周鳳英两边上〕

何四叔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罗雁、周鳳英、赵美容下〕

周 母 得！一塊石头我也落了地啦。

何四叔 嫂子，您大喜啦！

周 母 兄弟，你也喜欢啦。

何四叔 您瞧，这小兩口兒多么好哇！

周 母 叫你受累啦。

何四叔 嫂子，您看天不早啦。

周 母 对啦，你也該回家休息休息去啦。

何四叔 〔背供介〕有的，不然我的碓兒。我說嫂子，您不是說还給我倆錢哪嗎？

周 母 兄弟，我可得罰你！你不是說，把事办好不要小錢兒嗎？

何四叔 呃！您听錯啦。我不要小錢兒，我要大錢。

周 母 你怎么这么糊塗哇！沒有小錢兒，哪来的大錢啊？

何四叔 啊，这一說，我又上了你的当啦！

周 母 誰叫你上的？

何四叔 得！到此为止，你們家有什么事，我可再也不来啦。

周 母 我們家也沒事啦，有事也不找你。

何四叔 〔瞪眼惊視介〕哎呀！

周 母 怎么啦？

何四叔 我看出你家中有些毛病啦！

周 母 我們家有什么毛病啦？

何四叔 这程子你們家是不是有些不安靜啊？
周 母 可不是嗎！我們姑娘这些日子也是迷迷糊糊的。
何四叔 你不知道哇！你們的祖先都来啦，故此攪得家宅不安。
周 母 那怎么办哪？兄弟，你給破解破解吧。
何四叔 不要紧的，我給你送走得啦。
周 母 那好極啦。兄弟你受累吧。
何四叔 我說什么，你可得听什么！
周 母 你說什么，嫂子我听什么。
何四叔 跪下！跪下！你們祖宗都来啦！
〔周母跪介〕
何四叔 你快說呀！
周 母 我說什么呀？
何四叔 祖宗您走吧！
周 母 祖宗您走吧！
何四叔 大点声，拉長点声。
周 母 祖宗您走吧！
何四叔 我不走也要不出錢来，不走干嘛呀！（下）
周 母 这塊骨头！我这么机灵人，会叫他給耍啦。閑話少說，待我打扫洞房。（下）

第 十 一 場

〔周母上，打掃介，下〕

〔周母、赵美容、罗雁、周鳳英上〕

周 母 姑爷，喝一盅兒吧，这是喜酒，少喝点。

〔罗雁推开〕

周 母 你不喝，推什么？你不喝，我喝。姑娘，不早啦，歇着吧。赵小姐，这兒来！

赵美容 媽媽何事？

周 母 你在这兒干嘛哪？

赵美容 伺候我家哥哥。

周 母 不用你伺候啦，有我們姑娘哪。

赵美容 我离不开哥哥。

周 母 这么大啦，还离不开，多叫人笑話呀？去，上那屋睡覺去吧！

赵美容 啊媽媽，使不得！

周 母 使得啊！

赵美容 从不得！

周 母 到什么时候啦，还从不得哪？

赵美容 我哥哥他——

周 母 他什么？他什么？他都願意啦。

赵美容 媽媽你呀！

周 母 我怎么啦？

赵美容 你真真糊塗！

周 母 睡覺去吧，你才糊塗哪！

〔赵美容無可奈何地下〕

周 母 天不早啦，我也該歇會兒去嘍。（下）

罗 雁 哎！想我罗雁，保护小姐逃出門来，行至此地，又被这店房媽媽強留招亲，今晚好不難坏人也！

（唱）我罗雁在洞房自思自嘆，

想起了今夜晚左右为难。

我这里揭罗幃把小姐觀看，（看周鳳英介）

呀！

見小姐容貌美亞似天仙。

無奈何暫且把罗幃放展，

悶懨懨我只得独坐不眠。

周鳳英 (唱) 今夜晚才遂了一生志願，
真堪喜成就了美滿姻緣。
走向前我輕把夫君來喚，
呀！

為什麼洞房中独坐不眠？

郎君，安歇了吧！

羅 雁 生與旁人同床不便。

周鳳英 如此，郎君請床上安歇，我在此独坐就是。

羅 雁 如此，不恭了！

周鳳英 各行方便。

羅 雁 (唱) 轉身兒我且把牙床來上，

雖然是独安眠還要提防。(暎介)

周鳳英 哎呀且住！今晚洞房花燭，他如此冷淡於我，看這姻緣有些錯啦！唔，有啦，我不免與他解去衣履，
同入羅幃，看他是怎生待我！

(唱) 好姻緣已成就豈能拆散？

我與他脫去了身上衣冠。

到此時顧不得羞慚滿面，(脫羅雁衣驚介)

哎喲！媽媽快來吧！

請出了老娘親兒有話言。

[周母急上]

周 母 什麼事啊？

周鳳英 媽呀，可了不得啦！

周 母 怎麼啦？

周鳳英 她是个女人。

周 母 人家是解元，你怎說他是舉人？

周鳳英 咳！她是个女的。

周 母 女的，怎么见得哪？

周鳳英 她有耳朵眼兒。

周 母 我不信，我瞧瞧去。

周 母 (看罗雁介) 哎哟，可不是吗！赵小姐！赵小姐！

(赵美容上，周母打赵美容嘴巴介。周鳳英拿刀漫头，周母夺刀介)

周 母 你们怎么回事呀？你说他到底是男是女？

赵美容 (跪介) 妈妈不要动怒。待我实说了吧。她不是我的哥哥，她是我的丫鬟罗雁。我哥哥现在廬山。此番去到那里，小姐婚姻尽在我的身上。

周 母 起来吧。我说糊里糊涂的哪！这我才明白啦。姑娘，别生气啦。赵小姐说啦，这是她的丫鬟罗雁。她哥哥现在廬山。此番去到那里，你的婚姻尽在小姐的身上。你别哭啦！

周鳳英 娘啊！

(唱)进门来也是兒把她看錯，

你把她当做了赵家解元。

今夜晚洞房中雌雄已辨，

原来她与兒我俱是一般。

媽呀，您快把她叫醒啦，别叫她装着玩儿啦！

周 母 (对赵美容) 你还不把她叫醒啦吗！

赵美容 啊。哥哥醒来！

周 母 你再叫她“哥哥”，我要踹你啦！

赵美容 罗雁醒来！

罗 雁 (醒介)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周 母 你叫我“丈母娘”，我拿大嘴巴撮你！

罗 雁 小姐在上，小生有礼！

周鳳英 哟！你还“小生”哪，你等着“熟”吧，你也是女的。
罗 雁 我不是女的。
周鳳英 得啦，別裝着玩啦，咱們倆人俱是一樣。
罗 雁 咱們不一樣。
赵美容 慢來！咱們三人俱是一樣。
周 母 得了吧！你們三人一樣，也不能把我甩開一邊去呀！
赵美容 正是：媽媽姑娘不要愁，
罗 雁 洞房花燭假風流；
周 母 此番去到廬山上，
周鳳英 媽呀，
與她真兄結鸞儷。

〔同下〕

第十二場

〔赵景龙、楊胜上〕

赵景龙 (詩)世代簪纓受國恩，
只因正直忤奸臣；
可憐三字“莫須有”，
斷送英雄入綠林！

唉！

楊 胜 大哥为何長嘆？

赵景龙 愚兄与你結拜，不知怎么被奸臣知曉，將我父拿禁
天牢，又將天順皇帝囚禁南宮，謀奪江山。愚兄怎
不心焦？

楊 胜 待小弟發兵，設法搭救伯父。

赵景龙 多謝賢弟！

〔報子上〕

报子 报！有好买卖到了。

楊勝
趙景龍 一齐下山！

〔同下〕

第十三場

〔周母、周鳳英、趙美容、羅雁上〕

周鳳英 (唱)錯配良緣成画餅，

幸喜弄假反成真。

周母 小姐，此番到了廬山，我們姐兒的亲事，可別再弄个女的！

趙美容 我哥哥是个真正美男子。

周鳳英 贗行者！

(唱)一切前言且不論，

〔幕內吶喊聲〕

趙美容 (唱)人声吶喊有賊兵。

周母 江湖之上，沒有不認識我們的。我們娘倆抵擋一陣，打發他們回去。

〔羅雁、趙美容下〕

〔四嘍兵、四英雄、楊勝、趙景龍上，杀介，同下〕

第十四場

〔羅雁、趙美容上〕

趙美容 你看賊众我寡，如何是好？

羅雁 你在此等候，我去帮周姑娘去。

〔四嘍兵、楊勝上，开打，四嘍兵搶趙美容下。羅雁、楊勝打介，楊勝敗下。周母、周鳳英上〕

罗 雁 小姐被他們搶了去啦。
周 母 你真是年輕，不会办事！
罗 雁 媽媽，你不是說江湖上沒有不認識你們的么？
周 母 年头兒換啦，誰認識誰呀！
周鳳英 不要紧，这伙賊人沒什麼能耐，咱們去抄他們的賊窩！
〔同下〕

第 十 五 場

〔四嘍兵、楊胜搶趙美容上〕
楊 胜 嘍罗們，將这女子送至后寨！
四嘍兵 啊！
〔四嘍兵拉趙美容下〕
〔趙景龍上〕
楊 胜 兄長勝負如何？
趙景龍 那一女子武艺高强，美貌絕倫，真乃絕色佳人！
楊 胜 恭喜大哥！
趙景龍 愚兄战她不过，你怎么与我賀起喜来了？
楊 胜 小弟掠得一个女子，与大哥做个压寨夫人，豈不是一喜？
趙景龍 賢弟，你我虽在綠林，不过暂时避難而已。这等事万万做不得！那女子現在哪里？
楊 胜 現在后面。待小弟撿她出来。（下）
〔楊胜撿趙美容上〕
趙景龍 你不是妹妹么？
趙美容 你是兄長？
趙景龍 正是，妹妹呀！
楊 胜 哎呀，我太魯莽啦！

赵美容 (打赵景龙介) 好一个名門敗类，哪个是你妹妹呀！

(唱) 連累爹爹遭陷阱，

反在此地打拾人。

(周鳳英、罗雁、周母追上)

罗雁 哪里走？

赵美容 不要杀了，这是我哥哥。

周鳳英 怎么着？一家人啦！

赵景龙 請到厅中一叙。

周鳳英 媽呀，叫小姐別忘了我的事。(下)

赵景龙 賢妹，她們是哪里来的？

赵美容 大家坐下再講。

(众坐介)

赵景龙 妹子怎么与她們一路而来？

赵美容 小妹与罗雁、赵和，一同逃难，途中赵和起下歹心，强逼小妹……

赵景龙 这奴才該碎尸万段！

赵美容 那奴才被罗雁杀死了。

赵景龙 杀得好！后来呢？

赵美容 罗雁改扮男裝，夜宿旅店，店主人就是这周氏母女，錯認罗雁是个男子，定下姻緣，洞房識破，小妹一力承担。

赵景龙 你承担什么？

赵美容 恭喜兄長！賀喜兄長！如今有了嫂子了。

赵景龙 此話从何而起？

赵美容 小妹替你定下亲了。

赵景龙 你怎么与我定了亲了？

赵美容 罗雁招亲，用的是兄長之名。小妹已將亲事一力承

担，这叫“移花接木，以假成真”，豈不是兄長的大喜？

赵景龙 妹子此言差矣！想我世代簪纓，豈能与綠林結亲？

赵美容 兄長，你道他是綠林，現在你又是甚等样人？

赵景龙 这！兄依你就是。

赵美容 今日良辰，就請兄長与嫂嫂拜堂。

周 母 对，小姐办事干脆！

赵景龙 愚兄要慎重慎重。

赵美容 适才与你見過陣来，人品武艺，也都領教过，还慎重什么？

周 母 我們姐兒，哪样对不起他呀？

赵美容 媽媽，你就攪新人便了。

〔周母下，攙周鳳英上，赵景龙、周鳳英拜堂介，入洞房，楊胜下〕

赵美容 恭喜嫂嫂！賀喜嫂嫂！今日真成了我的嫂嫂了！

〔周鳳英不理〕

赵美容 嫂嫂，这是做女子的……（羞介）小妹不陪了。（向罗雁、周母）我們后面去吧。

周 母 我不能走，我得細看看你这个哥哥是男是女。

赵美容 媽媽太过虑了！

赵景龙 罗雁轉来！

罗 雁 什么事啊？

赵景龙 你在辛安驛招亲怎生情况？

罗 雁 附耳上来！

〔罗雁与赵景龙耳語介，下。赵景龙進門介，周母、赵美容門外窺听介〕

周鳳英 （背供介）哎呀慢着！我在店里被他們矇苦啦。这个是男是女，我还不信哪。有啦，我先別理他。要是男的，自然先理我；要是女的，一定躲躲藏藏，我

就是这个主意。

赵景龙 (背供介)这个女子，在山下耀武扬威，我不免假做女子，戏耍一番。

〔赵景龙故做女态介，周鳳英看赵景龙介〕

周鳳英 他真不敢理我。我瞧他扭扭捏捏，真像个女子。我反正是第二次啦，也不怕什么啦，等我过去問他几句。官人，天不早啦，你我安歇了吧！

赵景龙 (故做女声)慢来！我是一人睡慣了的。

周鳳英 怎么着，又是一人睡慣的？可不又是个女的？想我兩次姻緣，好不明白的呀！

(唱)陰陽顛倒人难辨，

二番花燭錯姻緣。

仰面朝天自己嘆；

蒼天何苦困紅顏！

赵景龙 哈哈………！

(唱)与她个真假难分辨，

好姻緣故做惡姻緣。

周 母 气死我啦！

(唱)听罢言来怒滿面，

三番二次把人瞞。

老娘今日显手段，

〔周母闖进门，赵美容随进，周母打赵景龙介〕

周 母 (唱)我把新郎打一番。

你們怎么又弄个女的耍戏我們？

赵美容 他实是个男子。

周 母 既是男子，怎么女声女气的？

赵景龙 我实說了吧，我因要报敗陣之恨，与她做耍，故尔

如此。

赵美容 兄長太頑皮了。快与嫂嫂賠禮！

赵景龙 小姐不要生气，是我的錯了。

周鳳英 既然如此，我还能再說什麼！

赵美容 兄長还要与媽媽賠禮！

赵景龙 丈母娘打錯了。

周 母 这叫“打是疼，罵是愛”。我要是喜欢，还拿脚踹呢！

赵美容 兄長，快成亲吧。

周鳳英 慢着！我还有話哪。

赵景龙 有何話講？

周鳳英 你們的事，我早有本总賬。我看妹子年已及笄，你那把兄弟楊胜武艺高强，莫若把妹子許配給他，你看怎么样？

赵景龙 言的極是。擇一吉日，与他們完成花燭。

周鳳英 妹妹，这件喜事，不算我的功。

〔赵美容羞介〕

周鳳英 妹妹不必害羞，这是咱們做女兒的……（羞介）

〔赵美容羞介，跪下〕

赵景龙 娘子，你随我来呀！

〔赵景龙、周鳳英下〕

周 母 这一回可遂了我們姑娘的心啦！我也到后面歇歇去吧！（下）

胭脂判

千連泉藏本

提 要

东昌牛医卞氏女胭脂，与鄰妇龔王氏为友。胭脂見少年鄂秋隼鍾情，龔王氏允为撮合，暗告情夫宿介。宿冒鄂名，夜見胭脂。胭脂拒之。宿脫胭脂綉鞋而去，中途失鞋，窃告龔王氏。不料事被毛大偷听，亦冒鄂名，徑寻胭脂，誤叩卞翁窗。卞翁追之，反被毛大杀死。卞婦控于胡县官。胡即拘鄂，屈打成招。

济南知府吳南岱，見案生疑，乃補龔王氏。龔王氏供以經過，囚放秋隼，判宿介死罪。

学使施閏章聞而再申，計勘凶手毛大，宿介得免，秋隼与胭脂成婚。

第一場

〔四文堂、門子引施閏章上〕

施閏章 (引)名重京華，評聲價，少登科甲。

(詩)手持絲綸出帝京，

徑往山東掌文衡；

文章有價終能用，

藻鏡原同水鏡清。

本院、施閏章，別號愚山。江南寧國府宣城縣人氏。科甲出身。由刑部員外郎蒙聖恩升為山東學政。由京請訓，一路而來，入了山東境界。我想齊魯之地，有孔夫子後裔，世居兗州曲阜，禮教一定純正，學識必然高超。此番到了任所，必須悉心考查，倘有文章拔萃、品行優良者，本院必奏請破格錄用，方不負朝廷求取賢才之意也！

(唱)為國求賢職本分，

拔選賢才答聖恩。

我今此去齊魯郡，

不負皇家求治心。

〔同下〕

第二場

〔郭秋隼上〕

郭秋隼 (引)年華半逐流水去，五更衾冷嘆鰥魚。

(詩)駒隙匆匆十九年，
五車學富亦徒然；
何時才得鴛鴦侶，
琴瑟和調續玉弦？

小生、鄂秋隼。籍隸東昌府南巷人氏。不幸椿萱早逝，常興罔極之悲；琴瑟同心，又抱斷弦之痛。今只身一人，咳！孤踪落落，顧影誰憐？仙骨翩翩，含情自遣。今逢重陽佳節，昨約同里宿兄，同登望嶽樓，作題糕會，應酬故事，消遣閑情。恰喜夜雨初晴，秋光正美，想宿兄這早晚必將來也。書童！

〔書童暗上〕

書童 有。

鄂秋隼 担了茶鐺酒鼎，望嶽樓去者！

書童 是。

鄂秋隼 (唱)重陽佳節秋風冷，
黃花舒艷木凋零。
携童担酒會友飲，
談論古今賦詩文

〔同下〕

第 三 場

〔宿介上〕

介 (唱)自幼性狂信多情，
花街柳巷訪佳人。
(詩)七百文字作的精，
古今詩賦似仙心；
鄉榜秀才稱老手，

屢次難考前三名。

小生、宿介。乃是東昌府有名的才士。兼通博奕彈琴，最喜眠花宿柳。近來我與鄂秋隼相交，他却是個好面皮的秀才，見了婦女便有些害羞，只會吃冷酒、作歪詩，不解風流。今乃重陽佳節，他約我同登望嶽樓吟詩聯句。待我須速走遭便了！

宿 介 (唱)良友相約登樓望，
談今論古快心腸。
正行走來抬頭望，
只見鄂生在那廂。

〔書童担酒引鄂秋隼上〕

鄂秋隼 (唱)詩客不見來尋訪，
相會中途喜洋洋。

啊宿兄，小弟適才往尊齋拜訪未遇，却原來宿兄在此徘徊。

宿 介 哎呀！哎呀！小弟多有失迎，簡慢！簡慢！

鄂秋隼 豈敢！宿兄登高之約，就請同行。

宿 介 (看酒担介)哈哈……！還担來茶鐺酒鼎，真雅人深致也。

鄂秋隼 宿兄請！

宿 介 鄂兄請！

鄂秋隼 欲窮千里目，

宿 介 更上一層樓。

鄂秋隼 (唱)結社同登望嶽樓，

宿 介 (唱)青山紅樹碧天秋。

鄂秋隼 (唱)風流哪便輸崔顥，

宿 介 (唱)我也題詩在上頭。

鄂秋隼
宿 介

同游望嶽樓！

〔众上楼介、書童擺茶酒筆硯介〕

鄂秋隼
宿 介

宿兄，上得樓來遠眺青山紅樹，真是一幅倪雲林畫稿。
曾記得李青蓮在宣城登謝朓樓，有詩云“江城如畫里”，竟可移贈斯樓。

鄂秋隼

正是，宣城北樓，因名句而傳。你我今朝雅集，亦
可為斯樓生色。

宿 介

鄂兄，只怕這鈎詩的鈎子尖兒禿，鈎不出驚人佳句。

鄂秋隼

〔笑介〕宿兄，你吃了這茶酒，少不得就是平上去入，
湊詩的趣翁了。

宿 介

鄂兄所言極是。就請主人命題。

鄂秋隼

大家同作商量。宿兄請坐！

宿 介

鄂兄請坐！

鄂秋隼

小弟想那拈韻分題，總是詩家故套。昨晚擬下幾個
新鮮題目，特地請教。

宿 介

不知是何妙題？倒要請教請教。

鄂秋隼

藏在詩筒之內，請兄拈起一題，小弟暗摸一韻，彼
此聯吟便了。

宿 介

有趣，有趣。待小弟拈起來。

鄂秋隼

請！

〔鄂秋隼搖筒，宿介拈紙，鄂秋隼翻詩，各看介〕

鄂秋隼

“一先”里的“緣”字。

宿 介

“訪菊，不拘體”。好題！好題！鄂兄請起一句！

鄂秋隼

哪有僭客之理？

宿 介

有道是：強賓不壓主。還是鄂兄起句的才是！

鄂秋隼

如此，有僭了。書童溶墨！

書 童

是。〔研墨介〕

鄂秋隼 (唱)斗胆献丑甚冒犯，
龙蛇笔走似云烟。

宿兄请看！

宿 介 待我念来。

(念)细雨籬边路，

妙極！妙極！一起便攝“勸”字之魂。待小弟献丑。

鄂秋隼 宿兄請書！

宿 介 (唱)手提羊毫甚狂妄，
一揮而就請兄觀。

鄂兄請看！

鄂秋隼 待小弟瞻仰。

(念)徘徊九月天。

芳情余自信，

妙哇！一氣卷舒，意到筆隨。叫小弟如何接得上呢？

宿 介 鄂兄太謙了！

鄂秋隼 待小弟拙筆！

(唱)提筆接書詩發興，
錦綉珠璣繞眼明。

宿兄請看！

宿 介 待小弟觀看。

(念)傲骨爾誰憐？

知己思陶令，

喂呀！這兩句更有意思，叫我对个什么好呢？

鄂秋隼 宿兄不必苦吟，且來暢飲几盃，潤潤詩腸可也。

宿 介 对酒当歌，倒也有趣。

鄂秋隼 書童斟酒。

〔書童斟酒介〕

鄂秋隼 宿兄請酒！

宿 介 請！

鄂秋隼 (唱)潤色腸枯消磨酒，
春蚕怕醉方吐絲。

宿 介 (唱)飲酒忽然詩兴起，
得意洋洋筆提詩。
有了，有了，鄂兄請觀！

鄂秋隼 待弟一觀。
(念)逢人問屈原。

何當詩酒地，
这句还敌得过“知己思陶令”。好，果真绝对也！就是这句“何當詩酒地”，本地風光更有唐人風味。只是这“緣”字如何結法呢？

宿 介 鄂兄且飲一盃，再慢慢的想来。鄂兄請飲！

鄂秋隼 奉陪，請！
(唱)举盃暗对青天語，
助我落筆驚人詩。

宿兄，有了結句了。

宿 介 鄂兄請念来！

鄂秋隼 待弟讀来兄听：
(念)細雨籬邊路，
徘徊九月天。
芳情余自信，
傲骨尔誰憐？
知己思陶令，
逢人問屈原。
何當詩酒地，

重續好姻緣。

宿 介 好！好！好！一气吟成，工力悉敵。只是鄂兄結句又想起婚姻來了，哈哈……！

鄂秋隼 休得取笑。

宿 介 家室無人，續弦也是要緊的。

鄂秋隼 久欲提親，怎奈無人作伐。

宿 介 鄂兄，今日你勸我多飲几盃酒，我与你效勞了吧。

鄂秋隼 如此甚好。來來來，宿兄請飲！

宿 介 請！

鄂秋隼 千！哈哈……！

宿 介 千！哈哈……！

毛 大 (內)走哇！(上)

(唱)為傳歲考碌忙忙，

恐誤場期罪難當。

我乃毛大便是。自幼生來游手好閑，充當門斗。近值施大宗師歲考，奉老師的簽票，傳秀才們過考。聞得有几位秀才在望嶽樓飲酒，不免上去吓他們一吓。就是这个主意。來此已是，待我上樓。(上樓介)唉！你們的禍事到啦，還在此間快樂哪！

鄂秋隼 啊！毛門斗，我們素守臥碑，有何禍事？

宿 介 目下施大宗師按臨，老師傳你們歲考。現有簽票，你們看來！

毛 大 歲考是吓那執笏秀才的。我們怕它做甚？

鄂秋隼 何故这等大惊小怪的？知道了，退下去吧。

宿 介 是，是，是。(下樓介)只說門斗惡，不敵秀才凶。(下)

毛 大 正在酒酣耳熱，却被這厮前來扫興。

宿 介 鄂兄，夕陽在山，人影散亂。你我下樓回去便了。

鄂秋隼 宿兄請！

宿 介 (唱)狐假虎威惡門斗，

鄂秋隼 (唱)且自由他莫追究。

〔同下〕

第 四 場

〔卞牛醫、卞媼上〕

卞牛醫 (唱)盤猪弄狗醫馬牛，

卞 媼 (唱)圖得錢財度春秋。

卞牛醫 俺、卞牛醫的便是。

卞 媼 我、卞媼的便是。

卞牛醫 在東昌府城里居住，祖傳醫牛過活，倒也逍遙自在。
哎！老婆，俺与你年將半百，膝下無兒，不能接續
香烟，怎生是好？

卞 媼 哎！有兒無兒也是命中注定的。只是胭脂女兒年已
及笄，人家總嫌你醫牛賤業，不肯說親，如何是好
哇？

卞牛醫 想那姻緣乃是分定，且自由它。你喚女兒出來，挂
起招牌來，只怕有人家來請。

卞 媼 是。胭脂女兒走來！

胭 脂 (內)來了！(上)

(唱)生來命薄在蓬門，
淡掃蛾眉貌超群。
賤業終身無人問，
誤却青春好光陰。

爹娘萬福！

卞牛医
卞 媼 罢了。

胭脂 喚女兒出来，有何訓教？

卞牛医 我兒你將招牌挂起，看可有牛来治病。

胭脂 遵命。

〔小吹打。胭脂挂招牌介，卞媼扫地介，卞牛医看書介〕

卞牛医 后面收拾茶飯！

〔卞媼、胭脂下〕

〔牧童牽牛上〕

牧 童 (念)新笠帽何时到手？

破簑衣四季蒙头。

我、牧童便是。我这条牛也不知害了什么病啦，喘的厉害。因此牽了来，煩卞老爹看看。来此已是。挂起招牌来啦。待我进去。(进介)啊！卞老爹請啦！你老人家替我看看我这条牛，它天天淨喘，是害了什么病啦？

卞牛医 哦，待我看来。

牧 童 你老人家瞧瞧。

卞牛医 是夜里喘，还是白日喘呢？

牧 童 見了月亮便喘的凶。

卞牛医 哦，这样說来，乃是“吳牛喘月”了。害得是飢渴症。

牧 童 怎样叫作“飢渴症”？

卞牛医 古人有代牛言說道：“渴飲潁水流，飢喘吳門月”。

牧 童 原来如此。服什么药呢？

卞牛医 医書說：凡遇飢渴病，只須一剂元宝湯，立时見效。

牧 童 哟！近来的財主爱吃元宝湯，怎么牛也要吃元宝湯？

卞牛医 牛更吃得狠呢。你不知道，还有兩句代牛言說得好：
“黄金如可种，我力更不竭。”这不是分明要服元宝湯嗎？

牧 童 既有确据，就請开个方兒。

卞牛医 待我与你开方。

牧 童 啊，真奇啦！牛也害飢渴病，也要吃元宝湯！

〔龔王氏上〕

龔王氏 (唱)水牛害病实难量，

来請牛医开药方。

妾身、龔王氏。丈夫出外多年。家中有一头水牛，害了相思病，来請卞老爹去診治診治。来此他家門首，待我进見。(进門介)啊！卞老爹好生意呀！

卞牛医 龔大嫂，吉言了。到此有何見教？

龔王氏 我家有一头水牛，害了相思病，水也不飲，草也不吃。特来請你老人家去診治診治。

牧 童 (笑介)哪有牛害相思病的道理？分明是你这婆娘現身說法，真不是正經材料！

龔王氏 呸！誰不正經？我打你这个小王八蛋！

卞牛医 龔大嫂，不要与牧童僵气。請到后面用茶。俺把这个药方写好，就同你前去。

龔王氏 倒也使得。

卞牛医 婆兒，你母女出来，請龔大嫂后面吃茶去。

卞 媼 脂 (內)来了！(上)

龔大嫂，几时不見，今日来了。

龔王氏 老婆婆納福！

卞 媼 好說。

龔王氏 喲！你看胭脂姐姐越發長的标致啦。

胭 脂 休来取笑。后堂叙話。

龔王氏 如此請！

卞 媼 請！

〔龔王氏、卞媼、胭脂下〕

牧 童 真叫人冇气。我用鞭子打你这畜生！（打牛介）

卞牛医 啊！牧童，你鞭牛做甚？

牧 童 我这牛兒害了喘症啦，我央告你求个方兒，自早至午，总不能到手，沒奈何打这畜生出气。

卞牛医 （笑介）原来如此。你且少安勿躁。待我与牛灌药。

（灌药介）好了！好了！三錢銀子拿来。

〔牧童付銀介，卞牛医下〕

牧 童 得啦，药吃了，跟着我回去吧！

（唱）青山隱隱月黃昏，

手牽病牛回家門。（拉牛下）

第 五 場

〔龔王氏、胭脂上〕

龔王氏 （唱）絮語叨叨叙家常，

能炊無米真巧娘。

咳！胭脂姐姐，我和你母亲說來說去的，总是些柴米油鹽醬醋茶，好沒有趣。我要去啦。

胭 脂 且慢走！你和我談談再去如何？

龔王氏 你我談談，使得，使得。

胭 脂 如此請坐！

龔王氏 大家同坐。

胭脂 龔大嫂，你家大爷出外几年，怎么还不見回来呢？

龔王氏 咳，那無情的汉子，提他做甚！

胭脂 可憐你独自一人，也不寂寞么？

龔王氏 哎哟！胭脂姐姐，你憐奴寂寞么？

（唱）枕兒孤衾兒冷盼夫不到，

冷清清無婿伴夜永難熬。

胭脂 呸！又来撒村了。

龔王氏 胭脂姐姐，你年紀也有十七八岁啦，也長得标致，怎么还没有婆家呢？

胭脂 龔大嫂，你問我么？

（唱）口兒羞心兒惱有話難談；

自古道婚姻事紅絲系牽。

女孩家終身事父母主管，

我自己又何必多把心关！

龔王氏 是啊！婚姻大事原要爹娘做主，耐着些吧。胭脂姐姐，我要告辞啦！

胭脂 送龔大嫂！

龔王氏 請留步啊！

（唱）婚姻事擇配个潘安容貌，

那时节方称你福高命高。

辞別了胭脂姐出門去了，

〔鄂秋隼上〕

胭脂 （唱）忽然間見鄂生美貌英豪。

鄂秋隼 （唱）一路上寻春景行过板桥，

觀紅情望綠意暗自魂消。

〔“小过門”。胭脂、鄂秋隼对看介〕

鄂秋隼 啊！

(唱)見大姐腮含笑迎風窈窕，

眼見得這佳人喜上眉梢。

〔鄂秋隼、胭脂對看、送情介，鄂秋隼下〕

胭脂 呀！

(唱)好一個風流郎俊雅容貌，

行端正性溫存儒氣飄飄。

龔王氏 啊！

(唱)他二人目送情臉上帶笑，

同動了憐才意喜上眉梢。

啊，胭脂姐姐，似你這樣才貌，若是配了這位郎君，
可以無憾了吧？

〔胭脂羞介〕

龔王氏 你怎么不言語啊！你可認識他嗎？

胭脂 我不認識他。

龔王氏 他姓鄂，名喚秋隼，是個秀才，故孝廉的兒子。

胭脂 啊！龔大嫂何以知得這般詳細？

龔王氏 我向與他同里鄰居，所以知道。世間的男子再也沒
他那般溫婉的啦。

胭脂 他家中還有何人？

龔王氏 他父母都死啦。瞧他穿著素衣，乃是因妻死啦，未
曾除服。胭脂姐姐，你若有意，我就與你成全啊！

(唱)奴與你當媒妁傳言代表，

天喜星紅鸞照琴瑟和調。

作一個持家如郎才女貌，

叫天孫與牽牛同渡鵲橋。

啊，胭脂姐姐，我與你說媒，做一個秀才的娘子，
美是不美？美是不美？

【胭脂不語】

龔王氏 哎哟哟！你为何不語？不用害羞，等改日我再来报喜。我要走啦。

胭 脂 龔大嫂，得空兒可要常来走走。

龔王氏 是，我知道哇！
(唱)我好比紅娘傳信到，
也免相思扰良宵。

胭 脂 龔大嫂，慢着走哇！

龔王氏 胭脂姐姐，請回吧！(下)

胭 脂 好一位秀才啊！
(唱)他身遭不幸妻死早，
意重情深衣素縞。
風流更比潘安俏，
惹动相思心內焦。(下)

第 六 場

【四文堂、門子引施閨章上】

施閨章 (唱)奉命山东掌学院，
齊魯文風居首先。
俗厚風淳尚节俭，
先賢遺風万古傳。

本院、施閨章。到任以来，考查風土人情，較之他省，高超一籌。是我將六府岁考諸生文字，細心考核，甄別优劣。且喜岁考，將將竣事，又屆年終，月課到臨。昨由东昌府署解到文章一束。今日閑暇無事，不免校閱一番。来，文房四宝伺候！

門 子 是。(与施閨章笔硯介)

施閏章 細觀許多文章啊！（牌子）啊，看这許多文字，竟無一篇可取，真乃好笑也！

（唱）敗卷紛紛鬼画押，

叫人不由冷笑煞。

濫竽充数难評点，

首選文章無一家。

〔班头上〕

班 头 卑官如院子，忍气謁門丁。

門上有人嗎？

門 子 是哪一位？

班 头 堂官請了！

門 子 有何公事？

班 头 济南府知府吳南岱稟見。

門 子 少待，拿稟帖来。（向施閏章）稟大人：济南府吳大老爷稟見。

施閏章 請进来！

門 子 有請！

班 头 有請吳大老爷！（下）

〔吳南岱上〕

吳南岱 轅門勤听鼓，棘院时問安。

大人請上，卑府參見！

施閏章 常礼罢了。請坐！

吳南岱 大人在此，卑府不敢坐。

施閏章 有話叙談，哪有不坐之理？

吳南岱 卑府告坐。大人爱才如命，獎进后学，真乃儒林之福也！

施閏章 豈敢哪豈敢！太守道吾爱才如命，忒以夸奖了！

吳南岱 大人从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門，真乃尼山护法也！

施閏章 過譽了。

吳南岱 大人在此衡文，可有必售之卷嗎？

施閏章 若問科名，文章未定高下。（遞卷介）啊，吳太守請看，這兩篇文字誰高誰下？

吳南岱 （念卷介）“東昌府學生員鄧秋隼”。（看卷介）啊，老大人，題目是“賁賁易色”，以“學”為主，理正詞醇，可稱杰構。

施閏章 看那一本如何？

吳南岱 （念卷介）“聊城县學生員宿介”，（閱卷介）才華富麗，惜乎以“色”為主，立格奇而不正。

施閏章 果真法眼不差。老夫因他才華并茂，虽奇正分途，尚不失于荒謬，故尔拔列前茅。

吳南岱 足見大人憐才之雅，葑菲不遺，佩服哇佩服！

施閏章 豈敢哪豈敢！吳太守案牘勞形，有勞枉駕了。

吳南岱 卑府衙門案牘無多，虽有些审理事件，也还不甚勞形。

施閏章 過謙了。濟南首府，哪有不勞形之事？就是审案呵！

（唱）屬吏貪贓犯律法，
將他調降交部查。
疑難之案正凶捕，
斬絞流徒罪莫差。

吳南岱 （唱）威蒙大人金石話，
敬承訓教恩有加。
告辭施禮把堂下，

大人經驗果練達。(下)

施閨章 (唱)叙罢衡文一番話，
龙虎之日榜文發。

〔同下〕

第 七 場

卞 媼 (內)兒呀，起來吧！

〔卞媼扶胭脂上〕

胭 脂 (唱)待寄音書無由轉，
枉勞云雨夢巫山。
織女牛郎孤星燦，
沉吟低吁泪暗彈。

卞 媼 哎呀兒啊！你这病是因何而起？怎么茶也不思，飯也不想哪？

胭 脂 咳，母亲哪！孩兒一病懨懨，只怕不能侍奉母亲了
啊！（哭介）

卞 媼 我兒不要悲泪，好好調养，告訴为娘，你这病到底是
怎么得的呀？

胭 脂 母亲若問孩兒的病嗎？我也不曉得呀！

卞 媼 請个名醫來与你看看病症，用些良方也就好了。

胭 脂 喂呀娘啊，兒的病呵！

(唱)茶飯懶餐容顏減，
睡夢昏沉不耐煩。
落花飛絮悲春曉，
病重糊塗元氣單。
縱有神仙妙手段，
靈丹亦難醫病痊。

喂呀！（哭介）

卞 媼 哎，兒啊！

（唱）我兒且免悲聲慘，

用些湯藥病自安。

我兒歇息片時，待為娘与你料理些湯藥來，用下也就好了。正是：掌上珠多病，胸中起亂煩。（下）

胭 脂 咳！可嘆哪可嘆！奴家生長寒門，從無半點邪念。只因那日見了鄂生，不覺懨懨成病。可怪那龔家娘子，她說傳話與鄂郎，央媒求聘，怎麼還杳無音信呢？哦哦，是了，想是那龔家娘子把婚姻當做笑談，隨意將人玩耍，害的我這般光景啊！

（唱）你要做月老兒穿針引綫，

因何故許多時不見信還？

怎得那一劑兒平安丸散，

治我的腰不疼喉嚨不干。

咳！又想她臨去之時，言語諄切，却不是尋常談笑之言。她去了許久，怎不前來見我呀？哦哦哦，是了，一定是那鄂生不肯俯就，龔大嫂不好回復，所以杳無音信。咳，鄂郎啊鄂郎，你是嫌我家寒業賤，還是嫌奴才貌……？唉！這樣無頭緒的相思，就是害死也無人知道哇！

（唱）貌不及楊玉环蘇家姐已，

有梁鴻和孟光一段姻緣。

皆因是老親寒賤生業賤，

恨只恨乘龍婚夢也难攀。（嘆介）

〔龔王氏拿花上〕

龔王氏 （唱）聞得胭脂病纏染，

特地前来問根源。

奴家、龔王氏。特来送花与胭脂姐姐插戴。适才在前面听她母亲說，她病啦。待我到她房中看来。

(进看介)哎哟！果然病啦。胭脂姐姐醒来！

胭脂 (醒介)哦哦哦，龔大嫂，你来了嗎？

龔王氏 我来啦。

胭脂 咳！你、你、你来得好哇！

龔王氏 我特来送花与你插戴。你怎么病得这般消瘦哪？

胭脂 就是那日与你别后，匆匆的就病起来了，奄奄一息，朝暮間人，还有什么心情戴花？多謝了！

龔王氏 (背供介)哎哟！这是我耽誤她了啊！(向胭脂)胭脂姐姐，前日我許你与鄂郎說媒，因我男人負販未归，無人致音鄂郎。芳体違和，莫非就是为此嗎？

(胭脂不語)

龔王氏 (笑介)果真为此。病已如此，尚何顧忌？我去先約他，你們兩人夜来談一談，你看怎么样？

胭脂 咳！事至此間，已不能收。他若不嫌寒賤，即遣媒來說合，病当可愈。若要私約，断断不可！

(唱)我虽家寒礼法紧，

怎学淫奔卓文君！

龔王氏 胭脂姐姐呀！

(唱)不是要你去私奔，

我約他来叙衷情。

胭脂 那是断断不可！

(唱)韓寿偷香留話柄，

有情怎做偷情人！

哎！使不得！使不得！

〔下場上〕

卞 媼 延医来扁鹊，傳語慰雛鳳。

哦哦！我兒立起来了，还是与龔大嫂談談解悶啊。

龔王氏 老婆婆，胭脂姐姐病的这般光景，你老人家忒也操心啦！

卞 媼 正是。奉托你劝劝她，不要心煩啊。（向胭脂）我兒，你爹爹請了医生在前面等着，待为娘扶你去看病症。

龔王氏 胭脂姐姐，問問先生是什么病症，可不用服药么？

胭 脂 咳，奴这病何消問哪！

（唱）成年不出風流汗，

夢里溫柔覺后寒。

想要医得疾病好，

除非心药病可安。

卞 媼 兒啊，看仔細啊！

胭 脂 哎呀呀！

〔下場、龔王氏扶胭脂下，龔王氏又上〕

龔王氏 哟哟哟，叫我好笑哇！

（唱）美人心事个人猜，

春夢無痕画不来。

哎哟，可怪呀可怪！原来女孩兒大啦，就有許多的心病。咳！这都是鄂秀才撒下了相思豆兒，就打着胭脂女的心眼啦。我曾說私約鄂生夜来一叙，她还假說使不得。我不免回去寻找鄂秀才，約他夜里前来与胭脂相会便了！

（唱）不識襄王知道否，

巫山仙女隔陽台。（F）

第 八 場

〔毛大上〕

毛 大 小子生来本姓毛，見了婆娘便發騷。

在下、毛大。乃东昌府城里有名的無賴子。冒充了一名門斗，以为护身符。只因吓詐了秀才，被老教知觉，將一个紙条兒勾消一口肥鍋，落得閑暇無事，依然掐花弄柳。哈哈……！“騎的兩脚馬，看的并头花”。南巷里龔大他的婆娘，生得十分标致，常与我眉来眼去，倒有些意思。趁她男人不在家，前去調戏調戏，倘若有缘，耍弄耍弄我的精气神，有何不可？

（唱）三番兩次引逗我，

她說妹妹想哥哥。

鬧的我日夜生欲火，

前去寻她乐呵呵！（下）

第 九 場

〔宿介上〕

宿 介 （唱）文章侥幸中月課，

更添秀气似風魔。

小生、宿介。風流名士，未免多情；玩弄佳人，自鳴得意。自幼与龔王氏相交，情深爱至，兩小無猜。因她嫁了龔大，不能常去。近来訪得她男子負販未归，趁此机緣，前去走走也！

（唱）花晨月夜休錯過，

孽海情深苦奔波。（下）

第十場

〔龔王氏上〕

龔王氏 (唱)鰥夫遠隔銀河界，

孤女長封鎖不開。

奴家、龔王氏。自幼被宿介秀才勾搭上啦，偷嘴吃的貓兒，倒也有情有意。自從嫁了龔大，他卻不敢常來。冷冷清清，叫我如何忍耐得過？且到門首倚着門兒望望，解解煩悶便了！

(唱)孤淒淒無人憐顧我，

又無爹娘少公婆。

獨自睡臥冷落落，

丈夫不歸奈若何！

〔毛大上〕

毛大 (唱)王氏标致愛煞我，

特地前來會嬌娥。

哈哈……！大嫂一向可好哇？

龔王氏 啲啲！毛大，幾日沒見你，是賭的輸啦？連帽兒也沒啦。

毛大 哈哈……！不瞞大嫂說，一頂紅纓帽，被教官一張草條給出脫啦。特地前來向大嫂借你的這頂黑毛帽兒戴一戴，不知可肯否？大嫂哇！

〔毛大攙龔王氏，龔王氏推介〕

龔王氏 呸！我笑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哈巴狗兒要滾綉球，頭臊腳臭的，拿我取笑，實實的討厭！

毛大 哎啲啲！大嫂每日見了我眉歡眼笑，我那有情有意的，趁着你男人不在家，特來與大嫂恩愛恩愛，哈

哈哈……！大嫂哇！

〔毛大拉龔王氏，龔王氏又推介〕

宿 介 （內）嗯咳！

龔王氏 哎喲！那廂有人来啦，你快去吧！

毛 大 哎！真真不巧，好丧气！正是：秀才如鬼叫，賴子
吓得溜！（下）

〔宿介上〕

宿 介 （唱）情深意重恩爱多，

倚門站定美貌婆。

啊，好姐姐，許久未見，可想煞我也！

龔王氏 咳喲！宿郎来啦，請进来坐吧。

宿 介 請！請！

〔宿介進介，龔王氏關門，同坐介〕

龔王氏 哎喲宿郎，你怎么這許久不來呀？你真好狠心哪！

宿 介 因考月課事忙，少來消遣，莫怪是幸。

〔張甲、李乙背袋拿酒上〕

張 甲 姐家講丑俊，

李 乙 賭博論輸贏。

張 甲 小子、張甲。

李 乙 在下、李乙。

張 甲 你我二人与龔大的媳婦送東西，日子也不少啦，可
她從來總沒些好氣給咱們。

李 乙 今日总要調戲她一番，看她怎麼樣。

張 甲 來到啦。你叫門。

李 乙 開門來！

宿 介 （驚介）啊！是誰來了？

龔王氏 待我問來。你且躲在那里。

宿 介 是，是。(下)

張 甲
李 乙 開門來！

龔王氏 是誰？

張 甲
李 乙 是我們來啦。

龔王氏 你們是誰呀？(開門介)哎喲！原來是兩個小磨陀兒。
做什么來啦？

張 甲
李 乙 送東西來啦。

龔王氏 進來，進來。

張 甲
李 乙 這是送來的米、酒、肉。

龔王氏 都放在那里。

張 甲
李 乙 哈哈……！龔大還沒有回來呢，酒也有，肉也有，
咱們吃一個合歡杯吧。

龔王氏 呸！我把你兩個狗頭，說的是什麼話呀？

張 甲
李 乙 給你送東西來，反倒罵我們，真不知時務，不講理，
哈哈……！一定要摸摸。(亂摸龔王氏介)

龔王氏 哎喲！鄰舍家都來看哪，張甲、李乙強奸婦女哪！
啊……！

張 甲
李 乙 不好，溜了吧。(下)

龔王氏 (關門介)兩個滾蛋啦。什麼東西啊！宿郎，出來吧！
(宿介上)

宿 介 來了他們這班浪蕩東西，你还理他做甚？

龔王氏 誰理他呀？是他自己願意孝敬我，与老娘送東西，

乐得的不收哪？

宿 介 哦哦哦，原来是孝子，哈哈……！

龔王氏 我問你，怎么許久总也不来？就是有什么事忙，忙里偷闲，也该来躡啊！

宿 介 問我的事嗎？

（唱）月課考試多忙迫，

又为銀錢緊張羅。

些許菲敬莫嫌薄，

买些脂粉鮮花朵。

些小薄意，不成敬意。

〔宿介与龔王氏銀介〕

龔王氏 好个拱心錠兒！是哪里来的呀？

宿 介 同鄂秋隼考試月課，宗师老大人賞的花紅。他取了超等一名，得了兩個。我取了超等二名，得了一个，特来送与你买些胭脂花粉。

龔王氏 哟！这是你的彩头兒，你与我留下的花粉还有，不用买。哎哟！要提起买胭脂来，倒有一宗笑話。

宿 介 什么笑話呢？想是你的臉嘴胭脂多了，太紅了，是被人取笑了嗎？

龔王氏 呸！不是擦臉嘴的胭脂，是对門卞牛医的女兒名叫胭脂。

宿 介 哦哦，是她呀，便怎么样？

龔王氏 有一天我往她家去，胭脂送我出来，走到門口，恰巧碰見鄂秋隼由东往西去。胭脂見了他，便出了神啦，目送而下。

宿 介 那鄂秋隼是个嫩面皮的人。她又怎么样呢？

龔王氏 鄂秋隼倒也一見留情，却是揚鞭而去。那时，我在

旁边調笑了胭脂几句，說与她做媒，她便当了真啦。
誰想她如今想的病啦。

宿 介 哦哦，竟害了相思病了嗎？

龔王氏 可不是嗎！你可与鄂生做个皮絳客人，先約他夜来去会会胭脂成不成？

宿 介 哎，你怎么叫我拉这个皮条絳哪？

龔王氏 (唱)煩你从中行方便，
免她相思病纏綿。

宿 介 (唱)背轉身来心暗算，
天緣美遇巧机关。

(背供介)哎呀且住！卞胭脂是个絕色女子，久已在我物色之中。如今有隙可乘，待我与王大姐商量商量。哎呀呀，又恐怕她吃醋，另想个法兒才好。哼哼，哦哦，有了有了。(笑介)大姐呀，这也是一段佳話，待我致意鄂生。但不知胭脂家的路徑，恐怕走錯了，那便如何是好哇？

龔王氏 后街里有个破牆头，跳进去是她家的院落，由西角門进去，朝东一間廂房，就是胭脂的臥室。

宿 介 如此甚好。我就約鄂生去，我走了。

〔龔王氏拉宿介介〕

龔王氏 啲啲！忙什么？来了也不欢乐欢乐就走嗎？

宿 介 (笑介)姐姐啊！

(唱)行云流水温柔乡，

龔王氏 (唱)得隴休要望蜀忙。

宿 介 (唱)行乐及时聊宿此，

龔王氏 (唱)願郎莫負好时光！

〔宿介、龔王氏相扶，笑下〕

第十一場

【揚設大帳。起初更。胭脂殘妝拿灯上】

胭脂（唱）連夜灯花無定准，
意中人兒少信音。
心似河魚逐浪滾，
坐不安來睡不寧。

奴家、胭脂。被龔大嫂引的我夢魂顛倒，說是与我私約鄂郎前來一会，我想此事如何使得！是我当时拒絕，也不知她可曾致意鄂郎央媒來說不曾？咳！这几日病勢虽輕，总是厭厭怕起，好不寂寞也！

【起二更】

胭脂（唱）譙樓已交二更盡，
漫步陽台夢昏沉。

【吹打。胭脂入帳介】

【窰介上】

宿介 來此已是后街，待我認个清楚。（看介）这里只有一个破牆头，想必就是卞牛医的院子，待我跳牆进去。（跳介，倒介）哎呀！几乎摔坏了。且喜跳进来了。待我按着方向沿牆听去。（听介）

胭脂（內）哎，煩煞我也！

宿介 呀！內有女子声气，一定是她的臥室了。（彈窗介）

胭脂（掀帳）哎呀，是什么声响？

【窰介又彈窗介】

胭脂 哎呀，窗外有人嗎？窗外是誰？

宿介 胭脂姐姐，是我鄂秋隼呵！

（唱）多蒙龔嫂傳音信，

才知姐姐病纏身。

暗約前來相亲近，

乘着黑夜步牆根。

請小娘子開門相會！

胭脂 哦！你是龔大嫂約你來的嗎？

宿介 不錯，龔大嫂約我來的呀。

胭脂 哦，既是龔大嫂約你來的，妾的心事想亦盡知。但妾所以愛郎者，乃為百年，不為一夕。郎君如果愛妾，只宜速請冰人，以定百年之好。若要開門，不敢從命。

宿介 小娘子言之有理。我鄂秋隼亦無苟合之心。但求一握纖手為信耳。快請開門！

胭脂 “男女授受不親”，哪有援手為信之理！不便開門，請郎君速去！

宿介 咳咳，難得進來，如何便去？小娘子忍心肯叫我鄂秋隼徘徊終夜嗎？

胭脂 呀！

（唱）憐他懇求門半啓，

勉強支持酬郎君。（開門介）

〔賓介進門介〕

宿介 小娘子，那日門前一見，渴想到今日了哇！小娘子啊！

〔賓介攔胭脂，胭脂急推介〕

胭脂 鄂郎，穩重些！

宿介 哎喲，小娘子呀！（又拉胭脂介）

胭脂 哎呀，不好了！

（唱）再三魯莽忒野性，

好不庄重欠温存。

你是哪里惡徒棍？

敢来狂暴胆包身！

啊，何处来的惡少？必非真鄂郎也！

宿介 小娘子，小娘子！我实是鄂秋隼，家居南巷，与对門的龔大嫂自幼同里，她是知道的。怎說是假冒而来呀？

胭脂 哦，果是鄂郎嗎？

宿介 正是，不錯的。

胭脂 龔大嫂她曾說，你賦性温存。既知妾病，尤当憐惜才是。为何如此狂暴？

宿介 小娘子，不是我狂暴哇！

(唱)年来夢断求凰引，

情意切切实难禁。

相逢不觉忘粗蠢，

望求娘子莫記心。

啊，小娘子，小生既入天台，不知玉洞桃花可容瞻仰瞻仰？

胭脂 住了！若复尔尔，便当喊叫了！

宿介 哎呀呀，不要喊叫。

胭脂 你若不速去，我便高声喊叫双亲出来！

宿介 慢着慢着！既是小娘子身体欠安，請改期后会如何？

胭脂 倘蒙不弃，亲迎为期。

宿介 央媒說合，也需时日，未免太远，还要近些才好！

胭脂 咳，好事佳期，何在远近？哎，也罢！待我病好再叙就是。

宿 介 既蒙允許，還求賜一件東西為信。

胭脂 哎呀！一言為定，何消遺贈？

宿 介 哎呀小娘子，总要一件東西的啊！

胭脂 沒有什麼東西。

〔宿介扒胭脂鞋介〕

宿 介 啊啊，綉鞋正好為信。（下）

胭脂 鄂郎請轉！鄂郎請轉！

〔宿介又上〕

宿 介 來了，來了。小娘子有何話說？

胭脂 哎呀鄂郎啊！妾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面虎不成，致貽污謗。如今，囊物已入君手，倘郎負心，妾惟有一死而已！

（唱）我對天地將誓申，

神目如電要分明。

你若負心不相認，

一死從君了痴情。

宿 介 （唱）娘子只管放寬心，
我秋隼不是負心人。

〔起三更〕

宿 介 （唱）忽听鼓打三更盡，
好事未成且潛行。（下）

〔胭脂關門、入帳介〕

〔宿介又上〕

宿 介 哎呀呀，好了！好了！我宿介假冒鄂秋隼的名字，纏繞了胭脂半夜，怎奈她執意不從，捨了她一只綉鞋來。哎呀，這鞋就是生死之盟的把柄了，可喜可喜！只是這夜快打四更，可往哪里去好呢？只好到

龔王氏家睡它半夜，消消余兴便了！

(唱)天台李樹代桃僵，

竟把劉郎當阮郎。

大胆貪花心不放，

且將余兴送龔王。(下)

第十二場

〔場設大帳。起四更。龔王氏執燈上〕

龔王氏 (唱)有情宿郎不見面，

倒叫奴家難安眠。

奴家、龔王氏。只因宿郎那日听我說出胭脂、鄂秋隼一段故事，他便匆匆走去，總沒見來。這是什麼緣故啊？

(唱)莫非他心猿意馬走，

淫蜂浪蝶去胡游？

夜半更深人靜後，

思郎不到心內愁。

宿郎幾日不來，一定別尋花路去啦。哎喲喲，夜已深啦，待奴睡了吧。正是：只恐深夜花睡去，羅衣不耐五更寒。啊啊，好困，好困。(進帳介)

〔宿介上〕

宿 介 小生、宿介。是我冒了鄂秋隼的名字，入院面見胭脂，求歡未遂。是我扒來絳鞋，真乃造化！待我看看絳鞋。(看鞋介)喂呀，蓮花一瓣，著手成春。只好找王氏消消余兴便了！

(唱)哪怕她高枕酣聲睡，

我这里輕輕敲門環。

来此已是。待我敲门。(叩门介)

(龔王氏出帳介)

龔王氏 呀！

(唱)独臥帳中將合眼，

猛听有人来叩环。

是誰叩門？

宿 介 是我。快开门！

龔王氏 宿郎啊！

宿 介 正是。

龔王氏 等着。

宿 介 待我将綉鞋藏起来，不要叫她看見吃醋。

(龔王氏开门，宿介进，掉鞋介)

龔王氏 哎哟！这时候你从哪兒来？

宿 介 同鄂秋隼作文，故尔来迟。

龔王氏 大概不是作文，又是吃花酒去了吧？

宿 介 哈哈……！有大姐你足可消愁，何必吃那花酒？

哎哟，我的姐姐呀！（撲抱龔王氏介）

龔王氏 哎哟，宿郎你来啊！

(唱)寬衣解帶入罗帳，

宿 介 (唱)巫山仙女会襄王。

(宿介、龔王氏下)

(毛大上)

毛 大 (唱)調戏不成令人丧，

若不捉他不为强。

小子、毛大。因为得罪宿秀才，把我鬥斗的鍋兒打破。前次我与龔王氏調情，又被宿介冲散，叫我好恨！因此时常步他后塵，拿住他們的病，出出我的

惡氣。待我到龔王氏門前听听動靜。(摸門介)咦！且喜門兒半掩，大概宿介在此，待我挨身而進，捉他的奸。(進介，絆脚介)啊，什麼東西，幾乎將我絆倒！待我摸摸。(摸介)呦！我道是烏紗帽，原來是小娘們的鞋。

〔龔王氏、宿介暗上〕

龔王氏 哎，宿郎啊！

宿 介 哎，姐姐啊！

毛 大 房中男女聲音。我來听他說些什麼。(听介)

龔王氏 宿郎，方才從何處而來？不要瞞我。

宿 介 實不相瞞，是因那日承你的教，約鄂秋隼到卞胭脂家去，故爾來遲。

龔王氏 這也值得藏頭露尾嗎？

宿 介 哎呀，不好哉！要領出恭牌。

〔毛大驚藏介〕

龔王氏 待我掌燈照照你。

宿 介 你不要起來，我自去去就來。哎，不好了，綉鞋不知哪里去了！待我找尋找尋。

〔宿介執燈四找介，龔王氏拍窗介，毛大偷听介〕

龔王氏 啊，你不要找尋啦，在我這裡呢。

宿 介 哎，呦！哎，呦！好姐姐，好妹妹，這只綉鞋是我的命根子，還了我吧！

龔王氏 呦，綉鞋是那個贈你的？實說啦，我還你。

宿 介 不敢欺瞞姐姐，自從那日，听你說胭脂思想鄂秋隼，你教我約他去相會，因而我……

龔王氏 你怎麼樣？

宿 介 我就冒名前去。

龔王氏 哦哦，那胭脂是見過鄂秋隼的，你豈能假冒他！

宿 介 幸亏沒有灯火。

龔王氏 哎喲！這麼說，敢是被你張冠李戴啦。

宿 介 哎，纏繞了半夜，却不會到手，故此搶了一只綉鞋。
她約我以病好為期。

〔毛大喜，點頭介，下〕

龔王氏 哦哦，原來是這樣嗎！哎喲喲，你好不害羞哇！

（唱）阮郎甘步劉郎后，

冒闖仙鄉認溫柔。

宿 介 並不會真個。好姐姐，還了我吧。

龔王氏 呀呸！

（唱）誰人拾你鞋兒臭，

盡自狐疑沒來由。

宿 介 哎呀呀，好姐姐，不要如此，可憐可憐我啊！

（唱）恩愛情長交好厚，

可憐我再三苦央求。

龔王氏 我真真沒見那個臭東西。

宿 介 哎喲，不要急壞了我啊！

（唱）你再不還我我便要……

龔王氏 啊，你要怎麼呢？

宿 介 （唱）我便要……

龔王氏 你要怎麼樣？

宿 介 （唱）我要學那楊妃刀，

細向梅妃帳里搜。

龔王氏 哎喲喲，你搜，我也不怕。我實對你說吧，方才我是騙你，你便親口供招。我其實不會見。

宿 介 哦，当真不會見嗎？

龔王氏 当真不曾見。
宿 介 哦，既不曾見，你也替我寻找寻找。
龔王氏 好，我們拿上灯，各处找来。
宿 介 快些找寻。
龔王氏 看这廂。
宿 介 沒有。
龔王氏 看那廂。
宿 介 也沒有。哎呀，往哪里去了哇？
龔王氏 不必着慌，待等天明啦，再从来路上前去寻找。
宿 介 哎，也只好如此了哇。
龔王氏 天还未亮，你我快睡去吧。
宿 介 姐姐呀！
 (唱)逾牆拾得小弓鞋，
龔王氏 (唱)行云布雨到敝齋。
宿 介 (唱)春意满怀藏不住，
龔王氏 (唱)爱惜大郎卸裙釵。
 〔宿介、龔王氏下〕

第十三場

 〔毛大上〕
毛 大 哈哈……！
 (唱)踏破鉄鞋無覓处，
 得来全不費工夫。
哈哈……！妙哉！妙哉！跑順風船的运气来啦，滕王閣也擋不住。我毛大原只想到龔王氏家去捉宿介的奸泄憤，以便挾制龔王氏，一箭双雕，陈平妙計。不期走到那里，另有一种机緣。拾了这只綉鞋。我

正在疑心，忽听得宿介說，是他冒了鄧秋隼名姓，在卞胭脂家得来的綉鞋。我想卞胭脂是个絕代佳人，鄧秋隼是个当今名士，正好做一对美夫妻。怎被宿介这厮冒名頂鈞？哪知皇天有眼，照顧我这沒老婆的汉子，將綉鞋兒落在我的手中。哈哈……！今晚閑暇無事，不免也去冒名頂替一回。哈哈……！

（唱）我冒秀才樓处女，

秀才替我做奸夫。（下）

第十四場

（起四更。卞牛医醉上）

卞牛医 好醉啊好醉！

（唱）地动天搖星斗轉，

醉态好似李謫仙。

俺、卞牛医的便是。祖傳医牛过活。今被那些乡里人家請去，东敬一盃，西敬兩盃，把我吃得大醉。唔唔唔，好酒！好酒！哦哦哦，来此已是自家門首，待俺打它几下。（打門介）开門来！

〔卞嬭上〕

卞 嬭 暮听声聒耳，且去問从头。

卞牛医 开門来！

卞 嬭 是哪个？

卞牛医 是我。

卞 嬭 哦，原来是老老回来了。待我开門。

〔卞嬭开門介，卞牛医进介，跌介，卞嬭扶介〕

卞 嬭 啊，老老看仔細！

卞牛医 啊，醉了，醉了。

卞 媼 在哪里吃的这般大醉？

卞牛医 哈哈……！你問俺在哪家吃的啊？

(唱)却不是新丰摆酒宴，

也不是提壺买醉酣。

杏花村里农夫劝，

俺似老牛飲長川。

唔唔唔，好醉！好醉！

卞 媼 既然酒醉，請睡去吧。

卞牛医 使得，使得。睡了吧，睡了吧。

卞 媼 待我来搀扶于你。

〔卞媼扶卞牛医入帐坐介〕

卞牛医 啊啊，老婆兒，俺与你說了許久話，怎么不見女兒，
她往哪里去了？

卞 媼 她自病后，精神不好，早已睡了。

卞牛医 咳，老婆兒，俺見女兒啊！

(唱)情脉脉嬌嬈如嫩茧，

病厭厭体瘦似枯蟬。

思想当年自恨怨，

卞 媼 怨着什么？

卞牛医 哎！

(唱)誤她的終身婚未联。

卞 媼 是呀，女孩兒大了，就該擇配的，你也要留心才好。

卞牛医 咳，俺如今不管了，交与你吧，用心与女兒擇尋个好姻緣吧。我从今后不管了，不管了。

卞 媼 还用茶不用？

卞牛医 若有，我喝一口。

卞 媼 待我取茶来。正是：無可奈何唯醉汉，最難为計是嬌兒。(下)

〔毛大潛上〕

毛 大 来此已是卞牛医家后院。待我跳了进去。(跳牆，進介)
哎哟，里面有灯光，照見床帳，想必是胭脂的臥室，
待我隔窗彈指一声。(彈窗介)

〔卞牛医惊起，吹灯介〕

毛 大 啊啊，灯灭啦，想必是起来啦，待我叫她一声。啊，
胭脂姐姐，开门来！小生赴約来啦。

〔卞牛医惊介，卞媼送茶上〕

卞 媼 呀！灯怎么灭了？

〔卞牛医急掩卞媼口，耳語，同听介〕

毛 大 胭脂姐姐，快快开门！小生等候多时啦。

卞牛医 (学女声)你是哪个呀？

毛 大 胭脂姐姐，小生是鄂秋华。前次蒙你贈我綉鞋，約
以病好为期。今夜特地来踐約的。

卞牛医 既然如此，待我与你开门，你且等等。

毛 大 快些开门，我还有这綉鞋为証啊。(露鞋介)

〔卞牛医气介，取刀，开门介〕

卞牛医 呔！好畜生！敢来乱我閨門！

毛 大 哎呀，不好！(急下)

卞牛医 你往哪里走？(追下)

卞 媼 哎，真真气杀人也！(下)

〔毛大跑上〕

毛 大 哎呀不好啦！把道路走錯啦，可从哪里出去呀？

〔卞牛医追上〕

卞牛医 休走，看刀！

毛 大 哎呀！哎呀！（夺刀介）

〔卞媼追上〕

卞 媼 哎呀！拿贼啊，拿贼啊！

〔毛大急夺刀杀死卞牛医介，踢墙，跪下〕

卞 媼 哎呀，救人哪，杀了人了！

〔胭脂执灯急上，看介〕

胭 脂 哎呀！这、这、这是什么人将我爹爹杀死了！

卞 媼 呸！小贱人，你还装做不知！就是你的奸夫鄂秋隼杀的。

胭 脂 哎呀母亲哪！不要冤屈孩儿，孩儿并不曾有什么奸夫啊！

卞 媼 嘟！你还利口么？四更时分，我与你爹爹隔窗听他说，你赠他的绣鞋约他来的。所以你爹爹怒髮冲冠，拿刀赶他出来。不料反被他夺刀杀了。你还来强辩吗！

（唱）無羞耻小贱婢令人气恨，

暗地里偷奸夫败坏門庭。

最可嘆你爹爹为你丧命，

养你这忤逆女万代丑名！

胭 脂 喂呀母亲哪！（哭介）

（唱）哭啼啼双膝跪珠泪滚滚，

尊母亲容孩儿細說分明。

哎呀母亲哪！事到如今，孩儿也不能瞒着了。鄂秋隼月前原到孩儿房中来过，孩儿抵死拒絕，他便偷了孩儿的绣鞋，约以孩儿病好为期。其实并不曾有奸。不知怎样起此歹意，将我爹爹杀死。这都是孩儿不孝，請母亲做主哇！（哭介）

（唱）不孝女累天偷刀头丧命，

理應該將孩兒碎骨粉身。

難免得丑名聲人人談論，

兒的娘必須要早作調停。

卞 媼 (唱)忤逆女傷天理罪孽深重，

只怕你實難逃殺父罪名。

哎，你做的這樣好事，哭也無益。你與我將尸首抬過，
好生看守，待為娘前去稟官便了。

胭脂 喂呀爹爹呀！(哭介)

卞 媼 正是：

飛來奇禍口難言，

養女反成殺父冤。

胭脂 不是阿娘親眼見，

定使孽海起波瀾。

喂呀爹爹呀！(哭介)

卞 媼 哎呀老老哇！(哭介)

(唱)可憐你血淋淋刀砍腦後，

胭脂 (唱)吓的我顛巍巍抱父尸頭。

卞 媼 喂呀！

卞 媼 老老哇！

胭脂 爹爹呀！

(卞媼、胭脂抬卞牛醫尸下)

第十五場

(四青袍、書吏引胡圖上)

胡 圖 (詩)急如星火想升官，
三年調任未賺錢；

錢糧加稅公私歎，

運動上司我占先。

下官、東昌府屬聊城县知縣，姓胡名圖。到任以來，搜括民脂，作威作福，倒也逍遙自在。今日逢三卯，期例應嚴逼。傳糧差！

書吏 傳糧差！

〔陳倉上〕

陳倉 豐盈里糧差陳倉與太爺叩頭。

胡圖 你名下應完二千石，還沒一半，扯下去打！

陳倉 求太爺施恩，饒過小的，下卯全完。

胡圖 噓，一卯推一卯，推到几時？打了再說，扯下去打！

四青袍 啊！

〔四青袍打陳倉介〕

四青袍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陳倉 謝太爺的責！

胡圖 下卯不完，還要重責。起去！

陳倉 是。（下）

〔鄉約引下場上〕

卞媼 哎呀太爺伸冤哪！小婦人的丈夫被人殺死了！

一青袍 被誰殺了？可有報呈？

鄉約 現有報呈，煩遞上去。

一青袍 拿來！回稟太爺：堂下有鄉約帶一婦人，報命案來了。

胡圖 哈哈！什麼命案？叫她上別處去告。

書吏 使不得！

胡圖 這可怎麼好？

書吏 且傳鄉約和那婦人上來，問問是什麼事情。

胡圖 也罷！喚那婦人上來！

一青袍 那妇人上来！

卞 媼 是，是。（跪介）太爷伸冤哪！（哭介）

胡 圖 不要忙，待我看看呈子再講。（看呈介）卞媼！

卞 媼 有。

胡 圖 这死人是你的真丈夫嗎？

卞 媼 青天太爷，丈夫哪有假的啊？

胡 圖 不怕你丈夫是假的，只怕你这尸亲不真哪。

卞 媼 小妇人不敢冒認。

胡 圖 只有腦后一处伤嗎？

卞 媼 只有一处伤。

胡 圖 下身可以免驗了。

卞 媼 望太爷做主！

胡 圖 刑房，你同乡約帶了件作去驗，看是什么伤？填了尸格，前来回話。

書 吏 回太爷：驗尸必須太爷亲去。

胡 圖 胡說！尸亲不开口，你来多嘴！

書 吏 是。乡約，走！

乡 約 是。

〔書吏、乡約下〕

胡 圖 卞媼，你告那鄂秋隼黑夜到你家，寻你女兒，圖奸拒捕，將你丈夫杀死，果是实情嗎？

卞 媼 小妇人焉敢撒謊！

胡 圖 既是实情，本县只好替你拿人了。

卞 媼 多謝大老爷！

胡 圖 衙役們！

四青袍 有。

胡 圖 拿了火籤，速將鄂秋隼、卞胭脂一齐拘到！

二青袍 是。(接轎，下)

胡 圖 卞媼，你今年多大年紀？可有兒子嗎？

卞 媼 小婦人與我丈夫同庚，四十九歲，並無兒子，只生一女。

胡 圖 可有婆家？

卞 媼 無有。

胡 圖 怎麼還不說人家？

卞 媼 只為家寒哪！

(唱)醫牛業賤家道寒，

低門不就高難攀。

(書吏上)

書 吏 生來刑作命，慣獻死尸圖。

稟太爺：書辦銷差。尸格、凶刀在此，請太爺勘驗。

胡 圖 待我看來。(看介)“腦后刀傷一處，斜長二寸三分，深抵骨，骨損，皮不破，血污。”哼哼……！“深抵骨，骨損，皮不破，血污。余俱無故。委系生前受傷身死。”哎喲！哎喲！可惡！可惡！當真的是命案。

(二青袍帶鄂秋隼、卞胭脂上)

二青袍 稟太爺：鄂秋隼、卞胭脂拘到。

胡 圖 先把鄂秋隼帶上來！

二青袍 是。鄂秋隼當面。

胡 圖 嚙！鄂秋隼，本縣與你無仇無恨，為什麼圖奸拒殺，害得本縣多受麻煩？

鄂秋隼 老父台，生員世代書香，素知禮法，並不曾圖奸拒殺。老父台不要誤拿了！

胡 圖 豈有誤拿之理！現下卞牛醫的女人，喊稟你圖奸她女兒，拒殺她丈夫。你來看，現有凶器在此，分明

是你，你还抵賴嗎？

鄂秋隼 這話從何說起！

胡 圖 你不要狡賴，叫卞媼與你对質。卞媼！鄂秋隼在此，你將原情說與他听听。

卞 媼 回太爺：殺人的就是他。

胡 圖 怎見得？講！

卞 媼 昨夜晚四更時分，小婦人因丈夫酒醉在床，去廚下燒茶與他吃。小婦人回來，燈滅，我正要聲張，被我丈夫攔住。听他叫胭脂，聲聲是來“赴約”。我丈夫氣惱，拿刀追出，反被他殺死。這是以往實情，求太爺伸冤哪！（哭介）

鄂秋隼 哎，冤枉！冤枉啊！

胡 圖 你且莫叫冤。帶胭脂上來！

二青袍 是。胭脂當面！

胡 圖 胭脂，抬起頭來！

胭 脂 有罪不敢抬頭。

胡 圖 恕你無罪。

胭 脂 是。（抬頭介）

胡 圖 哎喲喲，哈哈……！好個小模樣兒！今年多大歲數？是几時與鄂秋隼有奸的？從實招供上來！

胭 脂 稟太爺：小女子與他並不會有……

胡 圖 哈哈……！他是誰？不會有什麼？不要害羞，一句一句的說。

胭 脂 小女子與鄂秋隼並不會有奸。

胡 圖 哦，既是沒奸，他黑夜之間到你屋里做什么去啦？他怎么不上我屋里去呀？不打不招，來，打嘴！

四青袍 啊！

胭脂 望太爷施恩，容小女子细禀。

胡图 住手！且容她说。

四青袍 啊！

胡图 从实说来！

胭脂 是。小女子也记不清几月几日，有病的时节，鄂秋隼黑夜到小女子房中来过一次。

胡图 哦，既是来过一次，一定是成奸的啦？

胭脂 小女子抵死不从，他便抢了小女子一只绣鞋。

胡图 多没根基！抢绣鞋便怎么样？

胭脂 约以小女子病好为期。不知他怎么怀恨在心，将我父杀死。求太爷伸冤！

胡图 这是真情吗？

胭脂 句句是真。

胡图 鄂秋隼，你与她质对！

鄂秋隼 啊，小娘子，我和你毫无瓜葛，为什么赖我图奸拒杀？这真是天大冤枉，从何说起！

胭脂 呀！狠心的贼子！我与你素无嫌隙，为什么将我爹爹杀死？你还利口！你只将绣鞋还我便了！

胡图 是啊，你将绣鞋拿出来，就是图奸拒杀的憑据啦。

鄂秋隼 哎呀老父台！不要冤屈生员，图奸拒杀的事，实是不知。

胡图 哈哈……！可恶的顽生！这样狡赖！不动大刑，量你不招。皂隶们，将他与我夹起来！

四青袍 啊！

〔四青袍搀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呀冤枉啊！

（唱）弱儒士怎受得严刑敲断？

一霎时魂灵兒飛上九天。

無故的遭下这冤枉命案，

望父台休得要冤枉生員。

胡 圖 叫他实招。

四青袍 說！

郭秋隼 老父台，饒了生員吧，实实冤枉！

四青袍 他不招。

胡 圖 收！

〔四青袍罗郭秋隼介〕

郭秋隼 哎呀！哎呀！

胡 圖 叫他招！

四青袍 快招！快招！

郭秋隼 哎呀！哎呀！受刑不过，画招就是了。

四青袍 他願画招。

胡 圖 既是願画招，將他放下来。

〔四青袍放郭秋隼介〕

胡 圖 只要你怕王法，我便施恩于你。叫他画供！

郭秋隼 件件情实。（画供介）

四青袍 招供呈上。

胡 圖 （看供介）哼哼，早早認供，豈不省事？証据确鑿，決不屈你。

郭秋隼 老父台笔下超生，生員实实冤枉！

胡 圖 誰管你冤不冤，本县从輕办理就是啦。

胭脂 太爷，小女子还有綉鞋已在他手，求太爷追出。

胡 圖 咳！綉鞋乃是起禍根苗，要它做甚？卞媼，領你女回家去吧。

卞媼 謝过太爷！

卞 媼 咳，我看这秀才，風流俊逸，怎么行起凶来？咳，可憐哪又可恨！

〔胭脂看郭秋隼介〕

胭 脂 喂呀！

〔卞媼、胭脂下〕

〔禁卒暗上〕

胡 圖 禁卒！將郭秋隼釘肘收監！

禁 卒 是。

郭秋隼 哎，蒼天哪！真乃不白之冤哪！

〔禁卒帶郭秋隼下〕

胡 圖 書吏，速速叙稿，一面申文學宪，斥革秀才；一面拟罪，通詳各宪。

書 吏 是。

胡 圖 霎时天已黑了，正是：为了人命案，誤了逼錢粮。吩咐打鎖退堂！

众 役 啊！

〔同下〕

第十六場

〔宿介上〕

宿 介 (唱)連日心惊肉又跳，
鴉鵲同噪为哪条？

(念)吉凶不分明，
惆悵碧桃花；
烏鵲相厮打，
街头且卜卦。

小生、宿介。自从那日搶了胭脂的綉鞋，跑到龔王

氏家去住了半夜，不知怎么把綉鞋遺失了，再尋不見。胭脂那里不好再去，心上又放她不下。这几日鴉鳴鵲噪，肉跳心惊，不知主何吉凶。待我上街占它一卦便了！

〔鬥上〕

鬥 忙將天外禍，報與秀才知。

哎呀，宿相公，大事不好了！

宿 介 何事这等惊慌？

鬥 今日早晨，县里胡太爷差人將鄂秀才鎖拿公堂，衣巾革掉，收在監牢了。老师知道你二人交厚，請到县里打听打听，也好營救。

宿 介 鄂秋隼本本分分，犯了什么科条，竟自收監，奇哉呀奇哉！鬥，你且回復老师，說我就去。

鬥 是。（下）

宿 介 啊，我想我們当秀才的，一不犯賭，二不犯奸，三不把持衙門，有何罪过，竟罹無妄之灾？这其中定有蹊蹺。且去看他一看 正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下）

第十七場

〔禁卒拿棍上〕

禁 卒 （念）無枷又無鎖，
日日監中坐；
如有犯罪人，
都得奉承我。

区区、乃聊城县禁卒。当的幽冥界的差使。虎头門形同地獄，要的活死人的錢；若不給我，鴨嘴凶棍

惡似天神，所以那些囚犯都來孝敬。只有前日進來的鄂秋隼，那酸溜溜的秀才，還不曾進貢與我。不免叫他出來，折磨折磨他，好擠倆錢。呔！鄂秋隼，你與我走出來啊！

鄂秋隼 （內）咳，苦哇！

（唱倒板）

猛听得声惊駭氣兒吁喘，（上）

（唱）木籠里爬起來含冤生員。

瘦身軀只覺得手足亂顫，

可憐我夾棒傷血污漣漣。

禁 卒 呔！好個死囚徒，還是這等慢慢騰騰的，着打！

（打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喲喲，禁卒哥哥，你、你、你可憐我身上棒瘡未結，潰爛難堪，痛苦哇！（哭介）

禁 卒 誰管你棒瘡不棒瘡！見了禁卒爺，還不跪下嗎？

鄂秋隼 俺乃費門秀才，遭這不白之冤，豈能跪你？

禁 卒 哈哈！既是秀才，就不該犯法。來到監中還要利嘴嗎？你不跪，我還是打你！（打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不要打，跪下就是了哇！

（唱）人犯王法下監獄，

狠似豺狼將我逼。

無奈跪落塵埃地，

落翅鳳凰不如鷄。

禁 卒 鄂秋隼，你既口稱“秀才”，就該懂得時務纔是。為什麼進得監來連禮也不送？

鄂秋隼 進監還送什麼禮？小生不解。

禁 卒 什麼“小生”“小旦”，故意裝聾做啞。我不把你

高擱起来，你也不知俺禁卒爷的厉害。来来来，待我扶你到那夾床上歇息歇息。（扶鄂秋隼上夾床介）

鄂秋隼 哎呀！禁卒哥哥，饒了我吧！等我出去时节，担几本書来送你就是了。

禁 卒 哈哈……！好笑！好笑！我当禁卒的要書何用？难道也像你們書呆子，抱着書本，想書里出黄金么？書是不要，有銀子拿来，放你下床。

鄂秋隼 咳，俺好苦哇！

（唱）利欲熏心索青蚨，
欺辱儒林施夏楚，
鏈鎖鉄床难自願，
硬如尖刀刺头顱。

禁 卒 看他睡得安穩，待我再打他几下。呔，醒醒吧！（打鄂秋隼介）

鄂秋隼 哎呀！
（唱）实禁不起再鞭撻，
做賊囚徒心狠毒。

禁 卒 你說禁不起打么？来，待我与你加上个腦箍兒。（用鉄箍箍鄂秋隼头介）

鄂秋隼 哎呀，你、你、你好狠毒也！
（唱）鉄箍箍腦痛肺腑，
禁卒私刑太狠毒。

〔禁卒坐介〕

〔宿介上〕

宿 介 （唱）好友緣何王法犯？
急来監門仔細观。

来此監門，待我高喊。禁卒，開門！

禁 卒 是哪个冒失鬼这样大呼小叫？

宿 介 是我。

禁 卒 你是誰？

宿 介 我宿相公，来看鄂秋隼的。

禁 卒 哦，原来是宿相公来看鄂秋隼的么？

宿 介 正是。快快开门！

禁 卒 哎呀，监门封啦，改日再来吧。

宿 介 你不要为难；现有门包拿去。（递银介）

禁 卒 哈哈……！宿相公驾到，豈有不开门之理？（开门介）
请进来！请进来！

〔宿介进介〕

禁 卒 小人见礼！

宿 介 罢了，罢了。鄂相公在哪里呢？

禁 卒 那床上躺的就是。

宿 介 哎呀！哎呀！快些放下来，快些放下来！

禁 卒 是，是。

〔禁卒放鄂秋隼，鄂秋隼昏倒，宿介扶坐介〕

宿 介 鄂兄，醒醒！小弟看你来了。

鄂秋隼 哎呀！

（唱）听得一声铁锁响，

霎时松放离夹床。

气奄奄睁开朦朧眼，

宿 介 鄂兄，小弟我来了。

鄂秋隼 喂呀呀！

（唱）宿兄救我命不亡。

哎呀，宿兄，疼杀小弟了哇！（哭介）

宿 介 啊，鄂兄不必悲伤，因甚事竟至于斯？

鄂秋隼 連小弟也不知。是那卞牛醫的女兒胭脂……

宿 介 (惊介)哦哦，胭脂便怎么样？

鄂秋隼 她告我啊！

(唱)圖奸黑夜造其屋，

拒杀乃父伤头顱。

又道綉鞋为憑据，

奇冤有口也难訴。

宿 介 哦哦，那卞胭脂告你黑夜进屋圖奸，可有此事嗎？

鄂秋隼 小弟焉敢到她家去！

宿 介 既不會去，可奸什么呢？还说用刀杀死她父亲，这更奇了！

鄂秋隼 豈有此理！

宿 介 她竟賴你杀人，又说有什么綉鞋为憑，哎呀，是什么綉鞋？綉鞋是誰的呢？

鄂秋隼 胭脂說是小弟拾的她的，以为私約之柄

宿 介 哦，如今那綉鞋在哪里呢？

鄂秋隼 綉鞋有誰見来呀！

(唱)确确实实信口呼，

寻踪追影又杳無。

[衙役上]

衙 役 奉命提監犯，連忙叩監門。

禁卒開門！提犯人来了。

禁 卒 来啦，来啦。(開門介)張总头，提哪一案？

衙 役 提圖奸拒杀的鄂秋隼过堂。早晚要起解了。

禁 卒 鄂秋隼，太爷提你出監起解。宿相公，你也請回去吧。

衙 役 这位是誰？

禁 卒 是我的鄰居宿相公，来看鄂秋隼的。

衙役 哦，你又得了几个钱了。监中不是玩耍的，须要小心了！

禁卒 晓得，晓得。

衙役 呔！鄂秋隼快走！

鄂秋隼 哎呀宿兄啊！只怕此冤不能昭雪了！

宿介 鄂兄不必心焦，吉人自有天相。改日再来看你。

鄂秋隼 喂呀！喂呀！

〔衙役带鄂秋隼下〕

〔禁卒关门介，下〕

宿介 (两望介) 哎哟！哎哟！吓杀我也！吓杀我也！听鄂秋隼那些言语里面，颇有我的所为。难道絳鞋它竟到胭脂那里去了不成？怎么又弄出命案来？叫我好生不解。再暗暗打听便了！

(唱) 祸从天上忽飞来，

縲絏囚人亦可哀。

一瓣莲花无觅处，

箇中踪迹费疑猜。

叫人难解的很哪！(下)

第十八场

〔四青袍、二门子、书吏引吴南岱上〕

吴南岱 (引) 领袖群僚，守济南，除暴安良。

(诗) 心明如镜中，

两袖有清风；

官箴永矢志，

公务谄练精。

下官、济南府知府吴南岱。蒙上宪倚重，任为首府。

公務虽繁，倒也無甚費解。昨日臬司發审东昌府聊城縣圖奸拒杀一案，情節可疑，反复參酌，無有端緒，前經數官复訊，总未得有實情。昨日下午問過一堂，看那鄂秋隼不似杀人者，这其中定有別情。我也曾命書吏到監中探訊一次，未得要領。我不免再將鄂秋隼提出，細审一番。來，將鄂秋隼提上堂來，本府复訊！

衙役 是。(下)

吳南岱 書吏！

書吏 有。

吳南岱 我命你監中探訊那鄂秋隼，他可曾對答什麼？

書吏 与府尊所訊大同小異，無甚懸殊。

吳南岱 哦，少時提出鄂秋隼，再詳細追訊。

書吏 是。

(二衙役帶鄂秋隼上，跪介)

吳南岱 鄂秋隼！

鄂秋隼 老公祖！

吳南岱 昨日审問你圖奸拒杀一案，你口喊冤枉，不吐真情。今再問你，你与胭脂調奸訂約之事，可有旁人看見嗎？必須从實招來！

鄂秋隼 哎呀老公祖！調奸訂約之事，革生一概不知。只是當日革生遇見胭脂的時節，有她鄰人龔王氏在她門首，那時革生含羞而避。

吳南岱 哦，當初你遇見胭脂時節，還有一龔王氏同在門前嗎？

鄂秋隼 正是。

吳南岱 你为何含羞而避？你可曾与胭脂交談無有？

鄂秋隼 那日胭脂見了革生，却是顧盼留情。革生实是含羞而避，并未接談。

吳南岱 既如此，何以县供無此一層？講！

鄂秋隼 哎呀老公祖哇！聊城县胡父台不容分訴，屈打成招。恳求老公祖青天与革生做主哇！（哭介）

（唱）鉄索夾刑將供取，

不究真假与虛实。

胭脂賴我信口語，

拾她綉鞋私約期。

吳南岱 哦，还有綉鞋啊！哦哦，更可疑了。鄂秋隼，你言道她說搶了她的綉鞋，如今綉鞋它在哪里？

鄂秋隼 革生哪里知道綉鞋的影兒啊！

吳南岱 哦，綉鞋影向全無，越發要紧的啊！細想真情定在綉鞋上面了。啊鄂秋隼，你当真不曾圖奸訂約嗎？

鄂秋隼 革生奉公守法，并無此事。

吳南岱 你不曾拒杀人命？

鄂秋隼 革生天胆也不敢。

吳南岱 哎，可恨聊城县是怎样判来！

（唱）不管含冤叫屈枉，

高踞大堂似虎狼。

刑逼供招敢报上，

承审不实罪应当。

書吏！

書 吏 有。

吳南岱 你領此签，去往聊城县提取草卷，不得違誤！

書 吏 遵命。（下）

吳南岱 錢元、孙亨！

二衙役 有。

吳南岱 你二人拿我火簽，速到聊城县，將龔王氏拿來听审，不得違誤！

二衙役 遵命。(下)

〔禁卒暗上〕

吳南岱 禁卒！

禁 卒 有。

吳南岱 將鄂秋隼帶去收監！

禁 卒 是。

鄂秋隼 哎，老公祖，明鏡高悬哪！

〔禁卒帶鄂秋隼下〕

吳南岱 正是：心机用尽案难定，人命关天判分明。
掩門！

〔同下〕

第 十 九 場

〔龔王氏上〕

龔王氏 (唱)空房寂寞春心蕩，

夫君何年回故乡。

奴家、龔王氏。丈夫負販，杳無音信。全仗宿郎照应。自从卞胭脂家出了命案，宿郎总也沒來。好生奇怪！难道鄂秋隼真是他約去的不成？可怎么鄂秋隼又將卞牛医杀死？叫人真不明白。卞家母女打官司去啦，沒处打听。待我往鄰居探探，帶着訪訪宿郎下落。待我关了房門走走！

(唱)浪子游踪似飄絮，

閒柳尋花夜不归。

莫为卞家事躲避，
暗地留心打听伊。

〔二衙役上〕

二衙役 哟哟，那厢有一少年妇人，待我问来。啊，大嫂请啦！

龔王氏 请啦！你们是什么人？问的什么事？

二衙役 我们由口外来，替龔大捎封信，要见他女人面交的。

龔王氏 我就是他的妻子。

二衙役 哦哦，正是啦。

龔王氏 交与我吧。

二衙役 且慢！你是龔王氏吗？

龔王氏 正是。

二衙役 来得凑巧，锁啦！（锁龔王氏介）

〔毛大暗上，看介、听介〕

龔王氏 哎哟！奴家并没犯法，为何将我锁啦？

二衙役 闲话少说，快随我们走，别卖乖啦！

龔王氏 锁我哪里去？

二衙役 衙门里。

龔王氏 往哪个衙门去？

二衙役 济南府。到了那里你就明白啦。快走！快走！

〔毛大急下〕

龔王氏 哎，这是哪里说起！

〔二衙役带龔王氏下〕

〔毛大又上，两望介〕

毛大 哎哟！吓杀我也！分明两个官人，把龔王氏锁了去，只怕是为我毛——（嗽介，两望介）就是为我毛大杀卞牛医的那件事牵连出来的吧？哼哼，有些不妙！有些不妙！哎呀，绣鞋还在我的腰间。（取鞋看介）待我

將此禍根找个严密的地方藏啦。我逃往别处安身便了！正是：天涯到处寻生路，地角何方掩祸根！（急下）

第二十场

（四青袍、二門子、二衙役、書吏引吳南岱上）

吳南岱（念）职守黃堂隆恩重，
心明犹見泉水清。
复盆之下冤待雪，
秦鏡高悬要分明。

下官、吳南岱。昨日訪得鄂秋隼一案，頗有端倪，已將龔王氏拘到。今日當堂審訊。左右！

四青袍 有。

吳南岱 將卞胭脂帶上來！

四青袍 是。（下，帶胭脂上）卞胭脂當面

吳南岱 卞胭脂！

胭脂 有。

吳南岱 你與鄂秋隼初見的時候，可有他人同着嗎？

胭脂 沒有。

吳南岱 訂約的事情可有外人知道嗎？

胭脂 也沒有。

吳南岱 噫，本府早已知曉，你還狡賴，扯下去打！

四青袍 啊！

胭脂 啊，大老爺，饒恕小女子，我實供就是啦

吳南岱 講！

胭脂 是小女子初見鄂秋隼之時，原有龔王氏在旁。但此案却與龔王氏無干。

吳南岱 怎么與她無干呢？

胭脂 后来鄂秋隼黑夜到小女子家中，調奸訂約，搶了綉鞋，她却一概不知。

吳南岱 哦，果有綉鞋。如今那綉鞋又在哪儿？

胭脂 县里太爷問过，他說沒有了。

吳南岱 你且下去。

胭脂 是。(下)

吳南岱 来，帶龔王氏！

四青袍 是。

〔龔王氏上〕

吳南岱 龔王氏！

龔王氏 有。

吳南岱 卞胭脂可与你鄰居嗎？

龔王氏 对門鄰居。

吳南岱 杀人的事你可知道？

龔王氏 小妇人不曉得。

吳南岱 哼！卞胭脂說，杀死她父，你尽知曉。还敢隱匿？
扯下去打！

四青袍 啊！

龔王氏 哎呀，大老爷息怒，容小妇人說。

吳南岱 你講！

龔王氏 是那胭脂見了鄂相公之后，我虽有媒合之言，乃戏耍于她。她自害相思，引奸夫入室，却与小妇人無干。

吳南岱 你既戏弄于她，自然你替她說合过了！

龔王氏 实实沒有。

吳南岱 既沒說合，焉能有奸夫入室？一定是你对外人說過。
(冷笑介)本府看你行为，断非良善。不动大刑，量你

不招。来，將龔王氏撈起来！

四青袍 啊！（撈龔王氏介）

龔王氏 哎呀！哎呀！大老爷，饒、饒恕小妇人，我实供就是啦。

吳南岱 放下来。

〔四青袍放龔王氏介〕

吳南岱 从实供上来！

龔王氏 是。回大老爷：卞胭脂为想鄂秋隼，害了相思的事，小妇人只对同里宿介秀才說过。宿秀才到她家去不去的，小妇人实不知道。

吳南岱 哦，宿介。那宿介現在哪里？講！

龔王氏 他聞得小妇人被拿，他也来在城隍庙里，暗中照应我。

吳南岱 哈哈……！如此甚好。来，拿火签，速將宿介拿来，快去！

衙役甲 是。（欲下介）

吳南岱 回来！如若实放，打折狗腿！

衙役甲 是。（下）

吳南岱 喚胭脂上来！

衙役乙 是。（下，帶胭脂上）

吳南岱 胭脂，你說龔王氏并不知情。你来看，龔王氏現在堦下，她供你害相思时节，她用言戏你，說替你为媒，可是真嗎？

胭 脂 （哭介）喂呀大老爷呀！皆因自己不肖，致伤父命，業已罪不容誅，若再連累旁人，更覺于心不忍，故尔不敢实言，求大老爷寬恕！

吳南岱 哎呀呀，好个血性的女子！

〔衙役甲帶宿介上〕

衙役甲 宿介帶到。

吳南岱 宿介，抬起头來！

〔宿介抬頭介〕

吳南岱 宿介，你圖奸拒殺的事破了，從實供招！

宿 介 生員只知讀書，並不知圖奸拒殺。

吳南岱 〔冷笑介〕哼哼哼……！龔王氏已將原委說的清清楚楚，
你還抵賴嗎？想宿妓者斷無良士。不用大刑，量你
難招。來，將他夾起來！當堂上刑！

四青袍 啊！〔夾宿介介〕

宿 介 哎呀，哎呀，生員供招就是了。

吳南岱 松刑！

〔四青袍將宿介松刑介〕

吳南岱 從實招上來！

宿 介 是生員听龔王氏說胭脂想念鄂秋隼，生員起意，冒名
入室，圖奸未成，搶了綉鞋訂約，這是真情。自失
鞋后，未敢復往。后来杀人之事，實不知情。

胭 脂 〔背供介〕哦哦，是他無疑了。

吳南岱 胭脂！

胭 脂 有。

吳南岱 搶鞋的人兒在此，你去認來。

胭 脂 大老爺：那夜房中并無灯火，小女子并未見其面，
听这个声音，就是他了。

吳南岱 哈哈……！是他？

胭 脂 是他定了。

吳南岱 既然是他，怎賴鄂秋隼呢？

胭 脂 这个！

吳南岱 什么？

胭脂 誣賴好人了。

吳南岱 (冷笑介) 哼哼哼……！宿介，你冒名圖奸是實，殺人亦非虛假了。快快招來，免受刑罰！

宿介 生員并未殺人，从何招起？

吳南岱 哇！逾牆何所不至，豈但圖奸而已！左右，再夾起來！

(四青袍又拶宿介介)

吳南岱 快些招上來！

宿介 哎呀，哎呀！無甚么招的。

吳南岱 收！

(四青袍收利介)

宿介 哎呀，哎呀！老公祖，饒恕生員，生員圖供，圖供。

吳南岱 放下來。

(四青袍放宿介介)

吳南岱 叫他圖供。

宿介 咳，罷了，罷了！（圖供介）

吳南岱 還有綉鞋，也要拿出供案。

宿介 綉鞋，實是那夜遺失了。

吳南岱 美人之贈，你必愛如至寶，豈有遺失之理？

宿介 老公祖不信，問龔王氏便知。

吳南岱 龔王氏，你怎知他遺失綉鞋？

龔王氏 綉鞋遺失是真，小婦人還替他尋過，并未找着。

吳南岱 既是綉鞋遺失，只好供單叙上一句便了。來，帶鄂秋隼。

衙役甲 是。（下，帶鄂秋隼上）

(鄂秋隼、宿介、龔王氏相見，驚介)

鄂秋隼 宿介，龔王氏何事到此啊？（跪介）

吳南岱 鄂秋隼，圖奸拒杀一案，都是宿介所做。如今审讯明白。本府与你詳文学宪，开复功名。你回去好生讀書上进。（向衙役甲）与他去了刑具。

〔衙役与鄂秋隼去刑介〕

鄂秋隼 （跪介）多謝老公祖！革生感恩不尽矣！（起介）

〔鄂秋隼指宿介、胭脂背供介〕

良友無端陷害我，美人何事故留情！（下）

吳南岱 左右，將龔王氏、卞胭脂一併發交官媒管押，听候拟罪，帶下去！

二衙役 是。

〔二衙役帶龔王氏、胭脂下〕

〔禁卒暗上〕

吳南岱 宿介秀才斥革。禁卒，帶去收監！

禁 卒 啊！

〔禁卒帶宿介下〕

吳南岱 掩門！（下）

〔众役隨下〕

〔家院上〕

家 院 哎呀东人哪！人命关天，如何糊里糊塗招認了？

宿 介 冤哉！冤哉！我只就是冒名訂約一次，反誣我杀人，叫我好生不服。哎，也罷！家院！

家 院 有。

宿 介 我平日待你如何？

家 院 待小人恩重如山。

宿 介 既然如此，等我进監，作他一狀，求你去哀求学宪，看是如何結局。你可敢去？

家 院 就是赴湯蹈火，小人不辞。

宿 介 好！罢了，罢了！你快回去取来銀兩，到監中奉送
禁公哥，好照应与我，快去！

家 院 是。（下）

宿 介 （跌足介）唉！

禁 卒 不要跳啦！你这兒不是唱戏哪。

宿 介 我好差也！

（唱）翻悔从前乱胡行，

并無实事尽虛情。

而今弄成断顛柄，

禁 卒 （唱）但願你头顛断不成。

〔禁卒押宿介下〕

第二十一場

〔牌子。四文堂、二宮銜牌、二門子、二旗牌、二班头引施閨章上。

道士上，迎進施閨章行禮介〕

施閨章 信官、施閨章。信香一炷，禱告神灵，祝天子万年，
民安物阜！（牌子。拜介）

道 士 請大人鶴軒用茶。

施閨章 引路。

〔牌子。众圓場。四文堂、二宮銜牌、二旗牌、二班头、一門子暗下〕

家 院 （內）大人，伸冤哪！

施閨章 啊，外面何人喊冤？前去問來！

門 子 是。下面何人喊冤？

家 院 （內）东昌府聊城县学生員宿介喊冤。

門 子 候着。裏大人：东昌府聊城县学生員宿介喊冤。

施閨章 哦，宿介有何冤枉？傳班头，帶喊冤人进来！

門 子 是。大人吩咐：班头帶喊冤人進見！

班 头 (内)啊！

(班头带家院上)

班 头 啓大人：賊寃人帶到。

施閻章 將他的呈狀接上來。

班 头 是。(接案院呈狀遞介)

施閻章 (念)“具呈上告：訴寃人革生宿介，為身權不自之寃叩求伸報事。”(細看狀，沉吟介)哼哼！可也是啊！細觀此狀所訴，當其冒名徑入，認胭脂之臥室而無訛，豈有赴約重來，敲牛醫之窩格而自誤？(又看狀介)哼哼！啊，再者訂約之時，并無灯火，搶綉鞋者又安見是宿介耶？哦哦，(拍案介)哎，此生寃極也！

(唱)宿介名士俱知聞，

拒捕殺人是屈情。

據理勘察細思忖，

殺牛醫者另有人。

極是啊極是。來！

班 头 有。

施閻章 本院已將聊城县學生員宿介一案移咨按察司。但事关學校，本院要借审一番。你速去按察司，請臬宪大人可將人卷一并送來。

班 头 遵命。(欲下介)

施閻章 轉來！

班 头 大人有何吩咐？

施閻章 这里面還有濟南府承审不實，你也請臬大老爺過來會审便了。

班 头 是。(下)

施閻章 义僕，呈詞收下了，与你無干，回去吧。

家 院 謝大人！(下)

〔四文堂、二官衙牌、二旗牌等兩邊上〕

施閨章 打道回衙！

众 役 啊！

施閨章 (唱)是非怎不論輕重，
生員險些屈幽冥。
鬼使神差來聲訴，
不使正凶暗逃生。

〔众領下〕

第二十二場

卞 媼 (內)哎呀兒啊！(提飯籃上)

(唱)夫主身亡未一年，
伸冤事兒竟茫然。
凶徒真假難分辨，
拋家受累在衙前。

老身、卞媼。丈夫卞牛醫。那夜分明听得是鄂秋隼將我丈夫殺死，縣里太爺審得明明白白。前日濟南府吳大老爺復審，却不是鄂秋隼殺死的，又是龔王氏和知的宿秀才冒名拒殺的，業已定罪。不知宿秀才怎樣又在學院衙門上控了。聞得大人今日提審，不免前往官媒家看看胭脂女兒，探探消息便了。唉！愛女心無盡，傷夫痛有余。(下)

第二十三場

〔二青袍、書吏、門子引吳南岱上〕

吳南岱 (唱)投奔學院路奔波，

官場惟我事情多。

官、吳南岱。鄂秋隼圖奸拒杀一案，情节可疑。是我細心复审，审得宿介冒名圖奸杀人是实，業已定罪。今又有人在学院施大人台前上控。今日提审，我难免亦有承审不实之过。因此到学院会审。左右，学院去者！

(唱)鉄案如山無端反，

不曉案中有何冤？

(同下)

第二十四場

(二差役帶宿介上)

宿 介 (唱)施大宗师冤狀准，
是我救命活天尊。
此去哪怕幽冥境，
死入陰曹求閻君。

二差役 快走，快走！

(同下)

第二十五場

(官媒帶龔王氏、胭脂上)

龔王氏 (唱)为着什么牽連我？
平白無辜受折磨。

胭 脂 (唱)但願翻案明冤枉，
禱告蒼天好生德。

官 媒 快走吧，別慢騰騰的啦！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場設轅門，列官銜牌、迴避牌〕

〔吹打。吳南岳原人上，下馬，進轅門介，下〕

〔二差役、宿介上，進轅門介，下〕

〔官媒、龔王氏、胭脂上，進轅門介，下〕

〔二門軍上〕

門軍甲 大人吩咐封門申案。你我須要小心把守！

門軍乙 是。

卞 媼 (內)走哇！(上)

离了府衙前，急忙到宪轅。

〔卞媼撞門介〕

二門軍 呔！什么人好生大胆，敢撞轅門？着打！

〔二門軍打卞媼介〕

卞 媼 哎呀，哎呀！列位請住手。老身是卞牛医的女人，方才往官媒家去看我的女兒，說已經到了这里，故尔赶来撞門。望乞列位方便，讓我进去吧。

門軍甲 哈哈……！这个老婆子，吃了通草啦，放的是輕松屁。学院衙門，讓你进去，好王大头哇！退下些吧。(推卞媼介)

卞 媼 哎呀，不要推，老身是案內的人哪。

門軍甲 誰管你內人外人的，我們又不与你做夫妻。

卞 媼 老身是尸亲。

門軍甲 說“私情”嗎？拿錢来，放你进去。

卞 媼 啊，要錢嗎？

門軍甲 不錯，要錢。

卞 媼 哎，可笑你們啊！

(唱)皂头心是烏梅变，

瞞昧官府詐民錢。

閉關由你將供串，

如狼似虎欺衰年。

二門軍 呔！少說閑話，下站吧！

卞 媼 哦，不容進去嗎？

門軍甲 那是，不容你進去！

众 役 (內)大人要审案，快封。喝！封門了！

〔二門軍封門介，下〕

卞 媼 哎呀！里面也不知是怎样的审問，我女兒不受刑法才好哇。轅門封了，我且到那邊等候。开了轅門，再来打听女兒吧！

(唱)但願大人清似水，

搜根究底审判明。(下)

第二十七場

(四文堂。二皂靴、四青袍、二門子引施閨章上)

施閨章 (唱)默禱神祇祝万年，

忽然飞下复盆冤。

手中握定燃犀鏡，

鐵案管教徹底翻。

本院、施閨章。因在城隍庙前降香，接得宿介冤狀，今日提审。左右！

众 役 有。

施閨章 請吳太守进見！

众 役 請吳太守进見！

〔吳南岱上〕

吳南岱 堂口皆赤子，头上有青天。

报！济南府知府吳南岱告进！大人在上，卑府参见！

施閏章 吳太守免礼。請坐！

吳南岱 卑府不敢坐。

施閏章 坐了，有話講。

吳南岱 謝坐！

施閏章 吳太守！

吳南岱 大人！

施閏章 本院在城隍庙前拈香，偶接得宿介一狀，詞控其冤，語言愴惻。觀其招狀，反复凝思，此生冤也。因此，本院特請太守于院司，移案再鞠，宿介狀詞在此，太守請觀。

吳南岱 (看狀介)啊，大人，卑府檢点詞訟不到，承审不实，情甘領罪。請大人神明判断。

施閏章 人犯可曾帶齐？

吳南岱 帶齐了。

施閏章 帶宿介！

二皂求 是。(下，帶宿介上)

宿 介 啊，大人伸冤哪！

施閏章 宿介！

宿 介 大人！

施閏章 你冒鄂秋隼的名姓，入室圖奸未成，搶鞋訂約，你將綉鞋遺失何所？講！

宿 介 啓稟大人：生員实系忘之。但叩龔王氏門時，犹在袖中，以后遺失，寻找不見了。

施閏章 哦哦。來！帶龔王氏！

二皂求 是。(下，帶龔王氏上)

龔王氏 冤枉啊，大人！

施閏章 抬起頭來！

龔王氏 是。（抬頭分）

施閏章 龔王氏！

龔王氏 有哇，大人！

施閏章 汝夫何名？

龔王氏 配夫龔大。

施閏章 做何生理？

龔王氏 負販未歸。

施閏章 你與宿介之外，奸夫有幾？供招上來！

龔王氏 無有，無有。

施閏章 想淫亂之人，豈能專私一人？定有別個，講！

龔王氏 大人，民婦與宿介稚齒交合，所以未能謝絕，后非無見挑者，民婦實在未敢相从。

施閏章 哦，其人何名？以實指之。

龔王氏 同里毛大屢次來挑，都給拒絕啦。

施閏章 哈哈……！何忽貞白如此？來，掌嘴！

〔皂隸打龔王氏嘴介〕

皂 隸 一！二！三！四！五！

龔王氏 哎呀！哎呀！無有！無有！

施閏章 打！

〔皂隸又打龔王氏嘴介〕

皂 隸 六！七！八！九！十！

龔王氏 哎喲！哎喲！無有！無有！

施閏章 打！

皂 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龔王氏 哎喲！哎喲！無有！無有！無有……

施閏章 釋放下來！

〔皂求放龔王氏介〕

龔王氏 哎呀，冤枉啊！

施閏章 王氏，本院再問，你夫遠出，寧無托故而來者否？

龔王氏 哦，哦，有，有。

施閏章 何人？

龔王氏 張甲、李乙皆以借貸餽贈，一兩次來到小婦人家中

施閏章 哦，他等籍隸何所？

龔王氏 毛大、張甲、李乙，与小婦人俱是同里。

施閏章 來！拿我火簽，到聊城县將毛大、張甲、李乙等急速拿來听审！

四青袍 啊！（下）

施閏章 來，帶胭脂！

二皂求 是。（下，帶胭脂上）

胭脂 叩見大人！

施閏章 卞胭脂，為女子者，當守閨門，勤習針黹，為你一人，使汝父遭誅，可惜鄂、宿二生，幾乎含冤于地府，實汝之罪也！

胭脂 大人，先前小女子不知宿介冒名誣賴鄂秋隼。仰蒙吳大老爺復审，才知是宿介拒杀我父。

宿介 哎呀，我何曾杀人？真乃冤枉冤哉！

〔四青袍帶毛大、張甲、李乙上〕

四青袍 小人交簽。毛大、張甲、李乙拿到。

施閏章 一齊掌起面來！

〔毛大、張甲、李乙抬頭，施閏章看介〕

施閏章 吳太守！

吳南僭 大人！

施閏章 來看，殺人者不出他三人也！

(唱)他等并非是良善，

鼻歪眼斜唇又偏。

臉圓頭尖形像賤，

拒捕殺人不出三。

你三人哪個叫毛大？

毛 大 小人毛大。

施閏章 哪個是張甲、李乙？

張 甲 小人張甲。

李 乙 小人李乙。

施閏章 毛大，龔王氏供你屢屢挑她，常入其院。宿介在她門首遺失綉鞋，你可曾見來？

毛 大 哦哦，什麼綉鞋？小人不曾見。

施閏章 杀死卞牛醫者，定然是你！

毛 大 哎呀大人哪！小人平日奉公守法，不敢做歹为非，更不敢殺人。

施閏章 你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言定當不赦！

毛 大 并無殺人之事。

施閏章 量你不招。來，重打四十大板！

二皂隸 是。(打毛大)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施閏章 快些招上來！

毛 大 哎呀大人，小人不該殺人，實實冤枉啊！

施閏章 (冷笑介)哼哼哼……！張甲、李乙，你二人哪個大胆杀死卞牛醫？今已被獲，還不招供？難免嚴刑！

張 甲 哎呀大人！小人們與卞牛醫無仇無恨，焉能殺他？
李 乙

大人，不要冤屈好人哪！

施閨章 来，將他兩個每人重打四十！

張甲 哎呀，哎呀！小人們冤枉啊！
李乙

施閨章 扯下去打！

二皂隶 是。（打張甲、李乙）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施閨章 你三人招供上来！

毛大 哎呀大人哪！小人們实冤哪！
張甲
李乙

施閨章 好凶徒！

（唱）齐叫冤枉哭声喊，

刑拷不招是枉然。

不肯招供甚狡展，

須得暗用巧机关。

既不自招，当以神明指示。来！天色已晚，將他三人并一千人犯押赴城隍庙，一齐帶下去！

二皂隶
四青袍 啊！

〔帶毛大、張甲、李乙、宿介、龔王氏、胭脂下〕

施閨章 轉堂！

〔众役兩边下。施閨章外坐，吳南岱旁立介〕

吳南岱 請問大人，去往城隍庙怎样审問？

施閨章 太守，毛大等狡頑不招，吾疑杀人者，系毛大無二。本院略施一計。

吳南岱 是何妙計？

施閨章 太守可命人以毡將殿窗遮严，以灰塗壁，拘毛大、張甲、李乙三囚袒背入殿，以水濯其手，一一系諸

壁下，戒令勿动。謂杀人者神当書其背。盖杀人者恐神来害，必匿背于壁而沾有灰色。那时天理昭彰，正凶可得矣。

吳南岱 哦，大人神机妙算，卑府不及也。

施閏章 来！

〔門子上〕

門 子 有。

施閏章 傳班头进見！

門 子 是。班头进見！

〔班头上〕

班 头 班头叩头。

施閏章 起来！

班 头 大人有何吩咐？

施閏章 附耳上来。（与班头耳語介）必須如此。

班 头 遵命。

施閏章 不准泄漏！

班 头 是。（下）

施閏章 吩咐外廂，执起明灯，打道城隍庙！

門 子 外廂执起明灯，打道城隍庙！

众 役 啊！

〔灯夫、众役原人上。施閏章、吳南岱上轎介，同下〕

第二十八場

〔場設轅門，二軍門上，開門介。卜媼上〕

卜 媼 哎呀，好了，开了門了。天色晚了，我女兒怎么还不出来呀？（望介）

〔二皂兼押宿介上，四青袍押毛大、張甲、李乙上，出轅門介〕

宿 介 好了，好了，我宿介有了命了！哈哈哈……！

〔二皂隶、四青袍分押宿介、毛大、張甲、李乙下〕

卞 媼 啊，怎么这宿秀才欢天喜地的出来了？

〔官媒押雙王氏、胭脂上〕

卞 媼 哎呀，我兒受了苦了！官司是怎样审的？

胭 脂 啊，母亲，幸亏大人审得細心，从龔大嫂身上問出三个人来，名叫毛大、張甲、李乙，杀死我爹爹不出他三人之外。

卞 媼 哦，他們可曾招認了么？

胭 脂 大人刑訊，他們总不招認。大人說往城隍庙里去审杀人的，城隍爷当指出来。

卞 媼 哦，原来有这等事。龔大嫂怎么也像挨打的样子啊？

胭 脂 大人問她，不說实情，因此大人打她，才供出毛大等来。

官 媒 不要嘮叨啦，快往庙里去吧。

胭 脂 母亲也去看看。

卞 媼 自然同去的。

官 媒 快走，快走！

〔官媒押雙王氏、胭脂下，卞媼随下〕

第二十九場

〔場設城隍庙〕

〔班头上，塗壁介，擋毡介。吳南岱原人上，施閻章原人上，进庙介。施閻章、吳南岱拜城隍介。施閻章上坐，吳南岱旁坐〕

施閻章 帶毛大、張甲、李乙上来！

四青袍 啊！（下，帶毛大、張甲、李乙上）

施閻章 你三人各怀狡賴，本院將你們帶到此間，当神指之。

你三人將衣脫下，俱在盆中濯手，在城隍殿內，跪于牆壁之下，不准少動。殺人者暗有神書其背。

毛大
張甲
李乙

我們不曾殺人，就是進殿也不怕。

施閻章 來，將他三人衣服脫去，盆水濯手，止滅灯火，帶進神殿牆下跪着！

四青袍 啊！（帶毛大、張甲、李乙進殿。濯手，跪介）

【“小開門”。毛大怕介，手护背靠牆介】

施閻章 來，掌灯將他三人喚出驗視！

四青袍 啊！（掌灯，帶毛大、張甲、李乙至案前跪介）

臬大人：毛大背上黑隱隱一片。

施閻章 待本院看來。（出位看介）哈哈……！此真殺人賊也！

吳南岱 杀卞牛医者，是毛大無疑了。

施閻章 （入坐）哈哈……！毛大，你是怎生杀死卞牛医？从实招供上来！

毛大 哎呀大人！杀卞牛医的不是我。不要冤屈好人哪！

施閻章 哼哼，好个万恶之贼！神人指出，还敢不招？来，夾起来！当堂上刑！

四青袍 啊！（夾毛大介）

毛大 哎呀！哎呀！小人冤枉难招！

施閻章 收！

【四青袍又夾毛大介】

毛大 哎呀！哎呀大人啊！小人受刑不过，願招，願招。

施閻章 松刑！

【四青袍与毛大松刑介】

施閻章 招上来！

毛大 是。小人那夜往龔王氏家去捉宿介的奸，不料走进門

口，就撿了綉鞋一只，又听得屋內有人說話。小人就窺窃听，綉鞋是宿介冒名鄂秀才搶胭脂的。因而小人又冒鄂秀才之名，去至卞家找胭脂欲得好事。不想黑夜錯認胭脂臥室，竟到卞牛医房外彈窗。卞牛医持刀追出，小人情急，夺刀杀死卞牛医，才逾牆脫逃啦。这是实情，望大人施恩！

施閏章 綉鞋今在何处？

毛大 小人藏在望嶽樓天花板上啦。

施閏章 吳太守，赶紧遣人到望嶽樓將鞋寻来完案。

吳南岱 是。来，急到望嶽樓天花板上將綉鞋寻来！

差役 遵命。（下）

施閏章 来，叫毛大画供！

（皂隶令毛大画供介，遞案上，施閏章看介）

吳南岱 案情已定，請大人拟罪。

施閏章 来，將鄂秋隼、宿介、卞胭脂、襲王氏一齐帶上来！

四青袍 啊！（下，帶鄂秋隼、宿介、胭脂、襲王氏上）

施閏章 宿介！

宿介 生員在。

施閏章 汝冤已伸，匍匐听判！

宿介 是。

施閏章 （念）宿介蹈盆成括杀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只緣兩小無猜，遂野鴛如家鷄之恋；为因一言有漏，致得隴兴望蜀之心。將仲子而逾園牆，便如鳥墮；冒刘郎而入洞口，竟賺門开。感輓惊老，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柳，士無行其謂何！幸而听病燕之嬌啼，犹为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么鳳于罗中，尙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于袜底，宁非無賴

之尤！蝴蝶過牆，隔窗有耳；蓮花卸瓣，隨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起，酷械至于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几于不續。彼逾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假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笞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開其自新之路。

宿介 願大人萬代公侯！

施閏章 (念)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迹；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天，魂攝于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徑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欲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旁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只期張有翹而李借；奪兵還綉履，遂教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域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

毛大 沒向牡丹花下過，雖然做鬼不風流。

施閏章 (念)胭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戚美睢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標梅而思吉士，遂离情女之魂。為因一綫纏縈，致使群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鷺鳥之紛飛，并名“秋隼”。蓮鈎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鉄限敲來，几被連城之玉。嵌紅豆于骰子，相思骨竟作房階；喪乔木于斧斤，可惜才直成禍水。葢藏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繯綆苦爭，喜錦衾之可復。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

彼邑令，作尔冰人，此案已結，照判施行。

吳南岱 大人明鑒青天！

施閏章 胭脂，你父之冤，已經审实，自有毛大抵償。本院將你断与鄂秋隼为妻，你意如何？

〔胭脂不語〕

吳南岱 啊大人，看胭脂羞羞澀澀，大人作美，豈有不遵之理！

施閏章 哈哈……！就煩閣下为媒便了。

吳南岱 遵命。

施閏章 鄂秋隼，你可情願？

鄂秋隼 叩稟大人：这女子陷生于繯紮之中，豈可結絲蘿之好！

施閏章 前情不必記了。听本院吩咐！

〔唱〕先前之事尽消磨，

你还恨她待如何？

造就前因与后果，

天定姻緣結絲蘿。

本院当堂判不錯，

邑令作伐堪配合。

吳南岱 大人，据卑府看来，他二人均有此心，羞于答应。这段婚姻交卑府成全便了。

施閏章 如此甚好，就煩賢太守主張。鄂秋隼、卞胭脂，你二人謝过吳大老爷，下堂去吧。

鄂秋隼
胭脂 叩謝青天大老爷！

鄂秋隼 感其情爱意，
胭脂 始知鄂生冤。

〔鄂秋隼、胭脂分下〕

施閏章 宿介！

宿 介 老夫人！

施閏章 冤枉替你伸了，前程也就开复。但是你与龔王氏和奸有年，生出事端，例应有罪！

宿 介 求大人施恩！

施閏章 龔王氏！

龔王氏 大人！

施閏章 这椿命案，究其原因，都是你招致出来，例应科罪！

龔王氏 小妇人再也不敢啦，望大人宽恕吧！（哭介）

施閏章 吴太守，他二人应科何罪？

吴南岱 大人既施恩，可从轻发落。

施閏章 也罢！本院本当重办你们 姑念宿介书愚，王氏蠢妇，从轻发落——罚你二人与鄂秋隼当三日奴僕，替他照料成亲喜事。下堂去吧！

宿 介 叩谢大人！

龔王氏

宿 介 这是风流罪，

龔王氏 我们情愿当。

〔宿介、龔王氏下〕

施閏章 張甲、李乙！

張 甲 大人！

李 乙

施閏章 你二人游蕩浮华，巷中狂徒，本当重罪。本院施恩，枷号一月释放。来，带下去枷号！

二皂隶 是。

張 甲 謝大人！

李 乙

張 甲 送他柴米还拖累，

李 乙 怪我不該惹是非！

〔張甲、李乙同下〕

施閏章 毛大黑夜入宅，拒捕杀人，例拟斬立決。来，將毛大綁至市曹梟首示众！

〔二刀手上〕

二刀手 啊！

毛 大 哎呀，苦了我啦！

吳南岱 綁下去！

〔二刀手綁毛大下〕

施閏章 来，傳聊城县知县！

門 子 傳聊城县知县！

〔胡圖上〕

胡 圖 卑职參見大人！

施閏章 嚀！你承审不实，例应降調，准备听参！

胡 圖 多謝大人！哎，.完了。(F)

施閏章 吳太守，你可記得，去年月課卷子的事嗎？

吳南岱 哦哦，是啊，是“賢賢易色”一章題目，鄂秋隼以“学”为主，宿介以“色”为主，一奇一正，却应在今日。老大人真乃二生之护法也！

施閏章 太守，此后听訟不可不慎！

吳南岱 卑府領命。

施閏章 (唱)頑民奸巧詭計多，
听訟之人費斟酌。
粗心勘案成差錯，
平反鉄案民念佛！

打道回衙！

众 役 啊！
〔同下〕

第 三十 場

〔場設花園景，設錦秋亭。鄂秋隼上〕

鄂秋隼 （唱）亭台花柳好風景，

秋水如鏡照旧人。

咳，想我鄂秋隼，被卞牛医一案害得死里逃生，幸蒙吳太守搭救，也就感恩不尽了。不想宿介也遭此冤，又蒙施大人救免。但是施大宗师判断胭脂与我为妻，怎奈縲絏之誑，何堪締婚？却难得吳太守作美，为我覓下这座“锦秋亭”，擇定中秋佳节送亲过来。我是囊空如洗，一文不名，这喜事叫我如何办理？幸有宿兄、龔大嫂同在这里帮我照料。只是天已黄昏，毫無預备，怎生是好哇！

〔唱〕可恨我洞房花燭夜，

挪不到金榜題名时。

〔宿介扮僕人上〕

宿 介 （唱）今日秀才成亲事，

朋友为奴將手垂。

相公請上，奴才叩拜！〔跪介〕

鄂秋隼 哎呀，哎呀！宿兄，你这是怎样啊？

宿 介 奴才伺候主人，理应如是。

鄂秋隼 这是什么講話！宿兄快不要如此。

宿 介 施大人当堂吩咐，罰为三日之奴，怎敢不遵！

鄂秋隼 哈哈……！虽是大人公判，你我至交，尽可不必

宿 介 論交情么，小弟斗胆了。

鄂秋隼 宿兄不要取笑。今日吳太守說送胭脂过来，開門七事俱無，怎生是好？

宿 介 哈哈……！鄂兄原来为此愁悶，請放心寬。方才吳太守專人來說，妝奩花轎少时就到，还送了二十四兩銀子，以为預備酒席之費。

鄂秋隼 如此厚情，令人感激不尽了。

〔吹打〕

宿 介 外面吹打，想是新人到了。新郎快去穿戴！

鄂秋隼 檢点詩囊無長物，只留佳句賦催妝。（下）

宿 介 龔大嫂快来，新人到門了。

〔龔王氏上〕

龔王氏 奉命罰为奴，丫鬟由我担。

新人还没到哪，你忙的是什么呀？

宿 介 就要到了。

〔門子上〕

門 子 奉了府尊命，前来送妝奩。

啊宿相公，鄂相公可在么？

宿 介 新郎后面更衣。

門 子 妝奩花轎已到門前了。

宿 介 搭上堂来！

〔僮相上〕

宿 介 僮相贊礼，請二位新人拜堂！（下）

〔吹打。众役搭彩轎上，丫鬟隨上，扶胭脂下轎介，龔王氏扶胭脂介，宿介扶鄂秋隼上〕

僮 相 伏以：

黃道良辰日，

双美拜堂时，

今日成合卺，

来年产麟兒。

一双新人交拜！

〔鄂秋隼、胭脂拜介，龔王氏、丫鬟扶胭脂下，鄂秋隼随下〕

〔众分下〕

第三十一場

〔場設大帳。龔王氏、丫鬟扶鄂秋隼、胭脂上，丫鬟執灯，同进洞房介，龔王氏揭胭脂盖头介〕

宿 介 二位新人，請安歇吧，我們皮繯客人也該去歇息歇息啦。

龔王氏 呸！你做皮繯客，不要攀扯我！

〔宿介、龔王氏、丫鬟下〕

〔起一更。鄂秋隼執灯照胭脂介〕

鄂秋隼 小娘子，如何害起羞来？可記得你在公堂之上啊！

（唱）簪花客当做偷花手，

你誤將阮郎以为刘。

誣告小生是凶手，

今日难結鳳鸞儷。

胭 脂 哦，鄂郎，你不消埋怨哪！

（唱）非我甘心訟庭走，

都只因为杀父仇。

跟随母亲头面露，

公堂以上訴根由。

鄂秋隼 为父伸冤，也难怪你，怎說一定是我杀的呢？

胭 脂 只怪你啊！

（唱）濫交朋友衣冠兽，

冒認关雎歌好逑。
僥幸妾心堅似鐵，
不然污名萬古留。

〔起二更〕

鄂秋隼 哦哦，說到此間，更可笑了，你为什么與那宿介呵！
（唱）暗昧頗難根柢究，
私與宿介把情偷。
璧玉微瑕難將就，
縱然分訴也帶羞。

胭脂 呀！
（唱）此話叫人實難受，
狂奴入室賣風流。
誤我萬年遺名臭，
看來果是冤緣仇。

〔起三更〕

鄂秋隼 哦，你還視我如仇，我更不强求了！
（唱）滿窗月明如白晝，
花陰寂寞賞中秋。（下）

胭脂 哦！
（唱）看他忿怒出外走，
悔不該一見情意留。（掀帳進介，下）

第三十二場

〔場設錦秋亭。起四更。鄂秋隼上〕

鄂秋隼 （唱）嫦娥此時安睡否？
且往錦秋亭上游。（上亭徘徊介）

〔起五更。襲王氏上〕

龔王氏 (唱)想起前事丟盡丑，

〔賓介上〕

宿 介 (唱)不由宿介面帶羞。

哎呀鄂兄，放着新人不合脛，來到這裡做什么？

鄂秋隼 咳，一言難盡。我們坐下講來。

宿 介 使得，天已經亮了，也不用睡了，坐下談談。

鄂秋隼 請坐！

宿 介 鄂兄新人得意否？

鄂秋隼 以我為仇，有何得意！

龔王氏 她去年一見你，便害相思；怎麼今日反與你為起仇來？

鄂秋隼 当真害相思嗎？

宿 介 若不害相思，小弟如何冒名而去呢。

鄂秋隼 正要問宿兄冒名訂約。那綉鞋還是她送與你的，還是你偷了來的？

宿 介 小弟說來，你也不信，問問龔大嫂便知端的。

鄂秋隼 哦，龔大嫂知道么？

龔王氏 問我么，都因是你去年春季打從她門前一過，她便眉眼留情，一病瀕瀕，害起相思來啦。

鄂秋隼 既是她有意留情，大嫂何妨作伐？

龔王氏 我原是托他傳話，約你應會，怎奈他冒名逾牆去啦。

宿 介 慚愧慚愧！

鄂秋隼 啊宿兄，如此說來，只怕你與胭脂有什麼勾當么？

龔王氏 沒有沒有，這可不要屈他。他倒是想着來着，就是沒有到手。

鄂秋隼 我終不信。

龔王氏 你不信，我替他焚香一炷，對天盟誓。

鄂秋隼 當真的嗎？
 龔王氏 當真的。(對宿介)你要大大的起個誓！
 宿 介 待我盟誓。(跪介)蒼天在上，弟子宿介若與卞胭脂有苟且之事，神鬼鑒察，天誅地滅！天厭之！天厭之！
 鄂秋隼 哎呀呀，這就罷了。請起，請起，何須盟誓！
 吳南岱 (內)聖旨下，鄂秋隼接旨！
 鄂秋隼 啊，什麼聖旨呀？
 宿 介 呀呀，怎麼秀才也奉起旨來了？難道是免歲考嗎？
 龔王氏 待我與新人梳洗去。(下)
 (四文堂、二門子捧冠帶上，吳南岱捧旨上)
 吳南岱 新婦綉鞋才覺得，好官紗帽忽飛來。
 聖旨下，跪听宣讀！
 鄂秋隼 (跪介)萬歲！
 吳南岱 旨准：山東學政施閏章保奏生員鄂秋隼，品學素優，因胭脂一案，檢遭不白之冤，甚屬可憫，聊城縣知縣承审不實，照例降調，所遺之缺，即破格施恩，着鄂秋隼補授。欽此。謝恩！
 鄂秋隼 萬萬歲！(換冠帶)多感恩師提拔，門生叩謝！
 吳南岱 這是賢契遭逢，老夫與有榮焉。但願你夫婦和諧，同修德政。
 宿 介 稟大老爺：他們夫婦昨宵并未成禮。
 吳南岱 啊！却是為何？
 宿 介 各懷前恨，口角參差。
 吳南岱 鄂年兄不可執意。這是施大人的判語，你拿去細細看來。
 鄂秋隼 是。(看判語介)
 吳南岱 請新人出堂，老夫還有話講。

宿 介 襲大嫂，請新人出堂！

襲王氏 (內)曉得！

〔襲王氏扶胭脂上，叩謝介〕

吳南岱 卞小姐，綉鞋尋着了，還你。但願令夫婦同偕到老，
不可再記前愆。

〔吳南岱遞鞋與襲王氏，襲王氏還與胭脂介〕

鄂秋隼 多蒙師恩高厚，破格栽培，願世生介君眉壽！

(跪拜介)

吳南岱 請起，請起！

宿 介 我們蒙大老爺從輕發落，也該叩謝。(跪拜介)

吳南岱 起來，你們當秀才的，須要各安本分。

宿 介 是是

吳南岱 臥碑能守，郎官何難？

鄂秋隼 備宴與恩師接風。

吳南岱 朝命在身，不敢久停。順轎！

〔四文堂、二門子、吳南岱下〕

宿 介 恭喜恭喜！從此富貴榮華，夫妻和美了。

鄂秋隼 你們之錯也不提了。

宿 介 慚愧啊慚愧！

胭 脂 還要奉煩大嫂替我去請我母親，一同前去赴任。

襲王氏 早已命人去請。想必來也。

〔卞嬭上〕

卞 嬭 女兒明了心，做了縣夫人。

胭 脂 啊，母親請上，受女兒參拜！
鄂秋隼 岳母小婿

卞 媼 不拜倒也罷了。只要你夫妻和美，老身就造化了。

鄂秋隼 請母親一同赴任。

卞 媼 我只好靠着女婿、女兒了。

鄂秋隼 宿兄，你也該同我去叩謝施大人才是。

宿 介 活命之恩，理當叩謝。

鄂秋隼 正是：

姻緣天注就，

胭 脂 相逢情自投。

龔王氏 感戴皇恩厚，

宿 介 賜封百里侯。

鄂秋隼 后堂擺宴，哈哈……！

「尾聲，同下」

統一書号: 10071 · 398

定 价: (7) 0.38 元